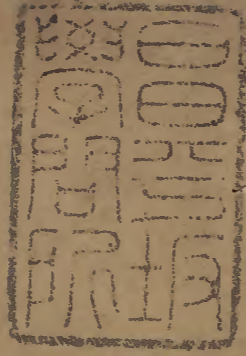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

百六十九之七十二



六	四	九	二	五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類	

三	八	五	二	七	漢書
架	冊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75
冊數	64 (51)
函號	285 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淺草文庫

賜進士第都尚書兼都僉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等事都尉堯洗彙

宋紀一百六十九

起疆圉作噩正月盡屠維大淵獻十二月凡三年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嘉熙元年

蒙古太宗九年

春正月甲寅初置財用司詔京西湖

北制置使副給犒沿邊戰士有差 丁巳雷戊午喬行

簡請免天基節宴以答天戒從之 丙寅詔以淮襄避

地流民饑寒可念沿江諸郡委官賑濟 蒙古安篤爾

言於宗王曰隴西州縣方平人心猶貳漢中當隴蜀之

衝安得良將鎮之宗王曰安反側制盜賊此上策也然無以易汝遂分蒙古千戶五人隸之以往安篤爾遣將南戍河州之石門西戍階州之兩水謹斥候嚴巡邏守禦遂固二月癸未朔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禮部尚書鄒應龍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左諫議大夫李宗勉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甲申李鳴復罷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乙酉提舉洞霄宮葛洪薨癸巳詔故參知政事宣繪贈太師諡忠靖子璧服闋日與職事官以嘗預定策也又詔繪寶慶初元所進朕即位事始悉本先帝遺

妙之輕躁愚闇助卷事則有三絲遠綱美女使詞察私不情即發之以陷于禍其為人可知也且嘗是時真德秀規諫再三宗聽使其即太位雖難求下違新恩之責德秀了翁之法不容於其朝

訓可宣付史館政異宣繪為史彌遠之黨其所進即位事始蓋曲為彌遠諱也宋史全文云濟國公竑失德寢章寧宗意不懌使相王喬閱四年不授嘉定十七年正月宰執奏事寧宗憂形於色歷言竑溺女嬖狎羣小傲誕淫褻數事且曰皇姪端重英悟可承宗祧欲竝立為皇子續正元良之位宰執奏曰聖意堅定如此宗社之福然事大體重容少遲精審行之八月壬辰召右丞相史彌遠參知政事宣繪簽書樞密院事薛極入禁中寧宗顧使前曰病已不可為朕前與卿議立皇姪宜亟行之蓋彌遠以私意擅行廢立又使其黨飾為此說以欺人當日宣付史館即此誣飾之詞也今不取丁酉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王辰言蜀中舊例乾道初虞允文以同知樞密為四川宣撫時汪應辰歸班開禧閒安丙在河州楊輔為成都制置旋即召還今李稟宣撫在內楊恢制置在外號令未免牽制帝曰適與輔臣言令楊恢參贊安撫矣

辰日聖算及此全蜀之幸 己亥屯田郎官王萬進對
帝曰卿是淮人熟知邊事對曰臣非知兵陸贄有言兵
法無他人情而已但以人情區處卽是兵法帝問其說
萬曰一和字沮眾誤國帝曰和亦不可廢萬曰若專立
爲題則不可要當竝爲戰守規模 癸卯詔國子監刊
進通鑑綱目 初蒙古諸府官府自爲符印僭越無度
耶律楚材請中書省依式鑄給名器始重時諸王貴戚
皆得自起驛馬道路騷擾所至需索百端楚材復請給
牌劄定分例其弊始革 三月壬子朔詔曰朕更化勵
精視民如子然內治之尚闕致外患之未平京襄旣被

于創殘淮蜀重遭於侵擾道路流離之眾慘不聊生室
廬焚燬之餘茫無所托骨肉罹於荼毒丁壯困於轉輸
嗟汝何辜由吾不德幸天人猶助於信順將帥悉力以
捍防雖烽燧之甫停柰瘡痍之未復肆頒渙號用慰羣
情發粟以賑貧蠲租而已責血戰之士當議優恩死事
之家宜加卹典或乘時而嘯聚或失律而逋逃咸與惟
新同歸於治 丙辰詔別之傑募二萬人屯公安峽州
許晟大募三千人屯岳州其廩給等費所合科撥條具
以聞 己未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知臨安府趙與
權言端平以來陛下明詔侍從臺諫各舉文武大小之

臣應詔者不謂不多其間豈無魁特奇傑之人望申命大臣集侍從臺諫於都省以前所薦員僉謀公議量才授任不必拘以資格若夫內之宰執侍從三衙環尹外之列屯將帥又擇其才望之相上下者儲之以備緩急庶無乏才之歎從之

乙亥資政殿學士魏了翁卒諡文靖賜第宅於蘇州

蒙古主以奇徹舊倫欽察今改部長巴齊瑪克舊倫八赤蠻今改負固命皇姪莽賚扣舊倫蒙哥今改諸王巴圖舊倫拔都今改征之臨行語之曰聞巴齊瑪克有膽氣蘇布特舊倫速不台今改亦有膽勇可命為先鋒蘇布特進戰屢勝擄巴齊瑪克妻子於哀騰吉斯海舊倫寬田吉思海今改巴齊瑪

俄羅斯始見於先是聖書中羅思而不至者須就邊臺諸史檢也

克遁入海島會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莽賚扣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眾擒巴齊瑪克命之跪巴齊瑪克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駝何以跪人為乃囚之巴齊瑪克謂守者曰吾之竄入於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還期且至軍宜早還莽賚扣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莽賚扣復進圍俄羅斯默齊斯城舊倫斡羅思茂怯思城今改破之

夏四月壬辰以保康軍承宣使貴謙為保康軍節度使武康軍承宣使提舉神祐觀與芮為武康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校書郎劉漢弼言荆襄制閩當在江陵帝問收復襄陽之策

對曰制使若在江陵則事權重收復尚可圖也帝然之
甲申左司諫曹幽言陛下以方面付三閩而和戰之
議私自矛盾憂未艾也史嵩之在淮西用清野之說敵
未至而民先罹其禍用撒花之說民欲戰而禁其不得
往蓋以和誤國也趙葵在淮東定遠之破近在鄰境六
合之破政在屬部葵乃閉城自守不出一兵援之是畏
怯以辱國也陳韓在金陵曠口之衄天殆少警之議者
乃謂敵兵之難當非如盜賊之易制今安責嵩之以收
復襄陽爲江陵捍蔽經理上流爲下流防拓葵則結鄰
閩以禦哨騎備舟師以防海道韓則以沿江併領淮西

以安淮東若秋冬可以遏敵乃爲報效帝然之五月

壬申行都大火延燒民廬五十三萬癸酉詔調臨安府

城內外征一月甲戌避正殿減常膳丙子出內庫緡錢

二十萬給被焚之家辛巳詔求直言士民上書咸訴

濟王之冤初進士潘枋對策曰陛下承體先帝歸德匹

夫何異爲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

爲恩私之地欲父母無怒不可得也又曰陛下手足之

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此如一門之內骨肉之

間未能親睦是以僮僕疾視鄰里生侮宐厚東海之封

裂淮南之土以致人和語多追咎史彌遠彌遠雖死徒

先是修莫不遇屋
五六萬今幸三萬
蓋創見也

黨尚盛于是侍御史蔣峴謂火災天數何預故王遂疏
劾起居舍人方大琮正字王邁編修劉克莊等鼓煽異
論并斥物姓同逆賊語涉不順請皆論以漢法自是羣
臣無復敢言濟王之冤者監都進奏院史彌鞏上言人
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
以蒙陛下殊知者謂霅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
死非陛下之本心淡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
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
異乎彌鞏爲彌遠從弟心非彌遠所爲不登彌遠之門
者三十年人皆重之旋出提點江東刑獄樞密院編

修官徐鹿卿上疏略曰臣聞不可玩者上天之怒不可
忽者人心之疑知所以解人心之疑則可以息天地之
怒矣陛下嗣承丕緒十有四年其間災異何所不有三
變爲尤大辛卯之災人以爲權臣專擅之應陛下方且
念其羽翼之功潛晦陰莖於是天怒不息而警之以喪
師失地之變三京之敗人以爲諸臣狂易所致顧乃委
曲調護三年始下哀痛之詔於是天怒未息而警之以
迅雷之威明禋之異人以爲變理者所致陛下雖能逐
一宰臣然舛政宿弊大率多仍其故於是天怒不息而
鬱攸之警至於再矣火迫於開元陽德之宮獨不之燬

豈非天以彰我寧宗盛德以警動陛下之心乎此眾心之所疑也椒房之親濫邀節鉞之華恩寵先之火亦先之眾心所以重疑也貴親懿戚人頗譏其干請之數火越兩河而徑趨之眾心所以愈疑也今御筆時至於中書宣諭或及於要地事關封駁不免畱中方面置局以行屬託每有科降椿畱供賞此錢此物歸之誰乎除日未頒已有謂某為某邸之客某登某人之門既而有脗合者矣除日既下則又曰某出於懿旨之丁寧某出於御札之訓諭雖卑官小職有不能不然者矣伴會故臣生無錙銖之勞沒乃論定策之功潛邸外姻豈不可薄

加恩數而參錯於邊方守倅之任臣以為不窒交通之路則謗不解不杜僥倖之門則謗不解天之所以怒也

會方大琮王邁劉克莊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

劾之出知建昌軍

攷異宋史徐鹿卿傳文有舛互以鹿卿疏論惑嬖寵溺宴私為辛卯年所

上疑未見原疏祇憑疏目又誤據傳聞之詞以為見稱於真德秀徐氏後編辨正之是也但後編所繫之官福建安撫使幹辦公事又仍宋史之誤薛氏通鑑倫監簿則鹿卿已由國子監主簿改樞密院編修官矣今參酌

之書六月甲午詔以盛暑錄臨安府繫囚常所不原者俟約法餘隨輕重裁決大理寺三衙門二赤縣亦如之著為令丙午詔以新知黃州淮西安撫李壽朋被命已三閱月不即便道之官乃還家安坐秋防在近不知

體國人皆若此緩急何賴可奪三官建昌軍居住先
是蒙古侍臣托驩舊作脫歡今改請簡天下室女詔下耶律楚
材尼之不行蒙古主怒楚材進曰向選女二十有八人
足備使令今復選拔臣恐擾民欲覆奏耳蒙古主良久
曰可罷之是月左翼諸部譌言括民女蒙古主怒因括
以賜麾下秋七月己未詔淮西制參李曾伯等各進
秩一等以去冬敵兵侵合肥浮光遣援有勞也八月
甲申追封趙汝愚爲福王癸巳以李鳴復參知政事
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金亾士人多流寓東平宋子
貞周給之擇其才者薦於行臺嚴實由是劉肅李昶皆

見用掌書記徐世隆亦勸實收養寒素四方之士聞風
而至故東平一時人材多於他鎮實以濟陰商挺爲諸
子師以永年王磐爲諸生師旣而迎元好問校試諸生
文預選者閻復徐炎李謙孟祺四人後皆知名耶律
楚材言於蒙古主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
業儒臣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蒙古主曰果爾
可官其人楚材請校試之乃命稅課使劉中隨郡考試
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倫三日程專治一科能兼者
聽但不失文義爲中選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
其主匿弗遣者死得東平楊奐等四千三十人免爲奴

者四之一楚材又請一衡量立鈔法定均輸庶政略備
九月壬子刑部侍郎兼侍講李大同言陛下念祖宗
付託之重肆頒御筆令宗司參酌彝典建置內學選育
宗賢臣謂取之屬籍必其家庭之習尚父兄之教詔薰
然有和平之氣藹然有禮義之風師保之官所以養成
其器業必者德靖重有可象之儀經學通貫有開明之
益若宮嬪之爲保姆內臣之爲承直亦必年齒老成稟
資純厚之人蓋內學之建非王邸講授比當置教官三
四員日輪一人晨入暮出不許無故輟講庶宗賢與正
人居而德性成矣先是帝欲建內小學令選宗子十歲
以下質美者以聞丁巳遂建學置教授二員選宗室子
俾就學戊午太常丞兼金部郎官陳煜言內學教導之
職當重其選帝曰難其人煜奏師儒之官不但講授當
隨事規益養成德器 庚午詔淮東制置使趙葵計度
邊事已搢置奏聞 蒙古諸將由八柳渡河入汴城守
臣劉甫置酒大慶殿塔斯曰此故金主所居我人臣也
不敢處此遂宴於甫第 冬十月蒙古宗王昆布哈舊
口温不圍兖州史天澤先破其外城攻子城又破之進
花今改次復州南師以舟三千鎮湖面爲柵天澤曰柵破則復
將自潰親執桴鼓督勇士四十人攻之不逾時柵破復

州降進攻壽春天澤獨當一面南師夜出斫營天澤手
所擊殺無數麾下兵繼至悉擁南師入淮水 昆布哈

攻黃州孟琪引師救卻之

攻異元史倫略地至黃州宋懼請和乃還今從宋史遂

攻安豐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攻焚樓櫓杲隨陷隨
補蒙古招敢死士爲巴圖魯攻城以自效杲募善射者
用小箭射其目巴圖魯多傷而退蒙古填濠爲二十七
垣杲分兵扼垣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
士奪垣路士皆奮躍力戰會池州都統制安豐呂文德
突圍入城合力捍禦蒙古兵遂引還文德魁梧勇捍嘗
鬻薪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

出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召置帳下累功超遷軍職

蒙古兵攻夔府蜀兵陳江之南岸蒙古千戶郝和尚選
驍勇九人乘輕舸先登橫馳陳中既出復入蜀兵大敗

十一月丙辰詔湖南帥臣趙師恕進兩秩以平衡州

鄰縣寇也 甲子樞密副都承旨趙以夫言臣嘗歷考

春秋與歷代志紀日食爲咎食淺者禍淺食深者禍深

大要在修德政以弭之乃季冬朔日歷家預言日食將

既夫日食猶曰古所有之異也然日與金木水火四星

俱躔於斗食將既則四星俱見日中見斗此則古之所

無之異也斗分屬吾禍福有歸望陛下亟側身修行則

太陽當爲之不虧。不則如占者言。咎已著明。禍必隨應。宗社事重。生靈事重。可不念哉。丙寅詔權免明年正旦朝會。辛未。損膳避朝。乙亥大赦。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郎官王伯大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期。可躡足而待也。未幾而以治亂安危之幾爲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亾言矣。嗚呼。以亾爲言。猶知有亾也。今也置亾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亾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亾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於茲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之謗議者。何其藉藉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爲商紂周幽之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爲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議姦僞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有漢黨錮元祐黨籍之事。數者皆犯前世危亾之轍。忠臣志士。憤激言之。陛下雖曰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詞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多聽者厭。於是厭轉而爲疑。疑增而爲忿。忿極而爲悞。則罪言黜諫之意。已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迕已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

一身莫不破崖絕角以阿陛下之所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攘袂遠引不願立於朝矣陛下試反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保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所謂精神之內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於宮闈之內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言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內降干請數至有司裏言除官每實人口則謂浸潤不行邪徑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說

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側言敗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咎者所進今不知其亾柔佞闖茸之徒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則謂舉國皆忠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取舍無非有招致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冒爲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爲之曲護凡人言之所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盡去孽種不畱如日月之更如風雨之迅則天下之謗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爲此哉 己亥詔罷天基節上壽 壬寅詔衡州置雄楚軍五百人 丙午出

豐儲倉萬石贍臨安貧民。蒙古耶律楚材薦楊奐爲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曰：「僕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況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甚善之，奐既至，以簡易爲治，按行境內，親閱監務，月課有以增額言者，奐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爲之耶？」卽減元額四分之一，公私便之。

嘉熙二年

蒙古太宗十年

春正月戊申朔，詔侍從臺諫卿監郎

官帥臣監司及前宰執侍從舉曉暢兵機通練財計者

各二人，三衙及諸軍都副統制舉堪充將材者二人。

以吏部尚書兼給事中余天錫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己未，詔淮西被兵日久，近令荆湖制置使史嵩之應援黃州，淮東制置使趙葵應援安豐，俱能命將出師，捷書上聞，朕深嘉歎，可令學士降詔獎諭有功將士姓名，令制司等第具上，推賞光州信陽二城，併當乘勝共圖克復。辛酉，以華文閣學士史嵩之爲端明殿學士，視執政恩數，寶章閣學士趙葵爲刑部尚書，制置竝如舊。孟珙而下遷轉各有差。二月甲申，知蘄州張可大伏誅，知安慶府李士達除名，編管雷州，以棄城

宵遁也。丁亥，以大理寺少卿朱揚祖爲蒙古押伴使。庚寅，以史嵩之爲參知政事，督視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癸巳，太宗正丞賈似道言：北使將至，地界名稱歲例，宜有成說。又奏裕財之道，莫急於去賊吏。藝祖治賊吏，杖殺朝堂。孝宗真決刺面，今日行之，則財自裕。戊戌，詔近覽李稟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餘，綏靖爲急，宜施蕩宥之澤，以示憂顧之懷。可令學士院降德音，淮西被兵，近已獲捷，亦合一體施行。蒙古使王檝入見，議歲幣銀絹各二十萬。李宗勉言：輕諾者多，後患當守元約。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踊，奚啻倍蓰矣。史嵩之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扼施澧，招集山砦，保固江流，皆今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還縮之意。必致虛損歲月，坐失事功。三月丁未朔，詔安集淮蜀軍民。戊申，以將倫監周次說爲蒙古通好使。濠州團練使右武衛將軍張勝副之。己未，以著倫郎兼權工部郎官。李心傳爲祕書少監，史館修撰。修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國史實錄。辛酉，以史嵩之兼督視光、蘄、黃、夔、施州軍馬。夏四月庚寅，都省言：國計軍需多仰鹽課。乾道以來，歲額六十五萬有奇，自鈔法變而請買稀少。

亭戶失業請飭江淮諸司諸屯毋得私買浮鹽令提舉司復亭場委官屬依直收買則利歸公上或以贍軍爲辭當覈實以聞從之 戊戌詔戶部及財用司應折帛沙田酒鹽袋租穀絲絹錢團田沒官田米未催者悉行拘催歲終較其數而殿最之 閏月丁卯右司郎官傅康言陛下變化之初嘗置局會計財賦當時版曹以合發上供之數置籍應詔今殿最法是也凡州郡之出納則不與知焉請朝廷給降印冊別其窠名頒之漕司下之州郡每季以冊上於朝會萃爲書藏之計簿房命近臣董其事從之 壬申賜進士周坦以下四百二十

三人及第出身 五月辛巳太白晝見 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李宗勉參知政事余天錫簽書樞密院事 甲申喬行簡言兵財二端尤今急務欲以兵事委之鳴復財用委之宗勉楮幣委之天錫凡有利病各務討論有當聚議者容臣參酌然後施行從之 以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講道著書隱居不仕足勸後學時特補迪功郎如愚換授從事郎竝充祕閣校勘喬行簡薦之也 六月蒙古築圖蘇湖城倫迎駕殿 蒙古貴近臣譖耶律楚材違制庇逃軍蒙古主怒繫楚材旣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甯解縛進曰臣備位

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
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
國有大事何以行爲蒙古主曰朕雖爲帝寧無過舉耶
乃溫言以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
給俸祿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
制漕運皆適於時務悉施行之 秋七月甲戌朔以霖
雨詔求直言 庚寅釋中外杖以下囚調贖賞錢 八
月癸亥詔朕親覽中外臣僚封事多有可采後省看詳
有切朕躬關時政者節錄奏聞當議行仍與旌賞 蒙
古徵收課稅使陳時可高慶民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

年田租仍停舊未輸納者俟豐歲議 蒙古太原路轉
運使呂俊副使劉子俊以贓抵罪蒙古主責耶律楚材
曰卿言孔子之道可行儒者爲好人何故乃有此輩楚
材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
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欲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
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見廢於我朝乎蒙古主意
乃解 九月壬午熒惑犯權星 蒙古宴羣臣於行宮
塔斯大醉蒙古主語侍臣曰塔斯神已逝矣其能久乎
逾年果卒 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
造舟巢湖以侵江左於濠外築土城六十里鑿兩濠攻

具數倍於攻安豐時杜杲竭力守禦蒙古築垣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卽垣下焚之皆爲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雁翎七層俄礮中垣上眾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水遣其子庶監呂文德聶斌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軍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獎諭有功將士賞賚有差冬十月己酉戶部尚書趙與權言暴風淫雨害於桑盛浙江東西室廬漂蕩願下哀痛之詔遣調卹之使徧行諸道許以便宜施惠從之丁卯監察御史曹麟言蒙古之興勞聖虜者五年矣聘使往來謂息兵有期秋風未高合肥已受重

慮

圍和安在哉願陛下移畏敵者畏天易信和者而信守則天祐人助矣淮東總領吳潛言宗子時曖部集淮東西流民約十餘萬口團結十七砦內強壯二萬可籍爲兵近調千百人爲合肥之援請與補官從之蒙古建太極書院于燕京時周敦頤之名未至河朔楊惟中用師於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還與姚樞謀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以程顥程頤張載楊時游酢朱熹配食請趙復爲師王粹佐之選俊秀有識度者爲道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十一月己卯戒飭百官衍聖公孔元搢言於蒙古主曰

建太極書院周子祠以程朱游楊配食

今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亾金太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有存者請降旨收錄蒙古主從之命各路管民官如有亾金知禮樂舊人可併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元摺領之於本路稅課給其食十二月壬寅朔詔并淮東西湖廣總所四川茶馬制置司犒賞諸擺鋪兵丙午兖州守臣董世臣伏誅司戶柳具舉配海外以其棄城降敵也甲寅兵部郎官范應鈴面對帝問廣中諸郡應鈴云雖不及咎然亦可爲但去天萬里人不守法二十五郡各得一廉太守民自受惠且如宐州卒莫通等叛提刑張琮親往招安通等聞是宐州舊守卽叩頭出降此太守得人之效帝然之戊辰詔諸路和糴給時直平槩量毋得科抑申嚴秋苗苛取之禁起李韶爲禮部侍郎辭不允詔所在州軍護送至闕史嵩之遣人謂韶曰無言濟邸宮媼國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長淳熙初猶及見渡江盛時民生富庶吏治修舉事變少異政歸私門紹定之末元氣索矣端平變化陛下初意豈不甚美國事日壞其人或死或罷莫有爲陛下任其責者考論至是天下事豈非陛下所當自任而力爲乎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

而盜之哉。舍此不爲，悠悠玩愒，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時人與杜範稱爲李杜。蒙古諸勳貴以嚴實久鎮東平，議裂其地爲十分，封勳貴各私其入，與有司無相關。先是實遣奏差官王玉汝至京師，適聞其議，慨然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耶律楚材帳後，明日召問其故，曰：玉汝爲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無面目還報。將死此荒寒之野，是以哭耳。楚材使詣蒙古主前陳訴，玉汝進言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崎嶇兵間，三棄其家，卒無異志。豈與迎降者同，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蒙古主嘉玉汝忠款，且以其言爲直，由是地得不分。

嘉熙三年

蒙古太宗十一年

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爲少傅平

章軍國重事，進封益國公。李宗勉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余天錫參知政事，吏部尙書兼給事中，游侶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丙戌，詔曰：朕臨御十有六載，願治徒勤，責成二三大臣，課效猶邈。法元祐尊大老之典，特諮重事於平章，遵紹興竝二相之規，蓋欲相應於表裏，毋狃舊習，毋玩細娛。戊戌，詔四川連年擾攘，州

縣闕官其赴銓人年二十已上者免試發還漕司簾引放行注授一次 蒙古主素嗜酒晚歲尤甚耶律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蒙古主悟語近臣曰汝曹愛君憂國之心能若此乎賞以金帛敕近臣日進酒三鍾而止 蒙古富人劉廷玉等以銀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耶律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奏罷之楚材嘗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尙以班超之言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 二月壬寅以余天錫兼同知樞密院

事 丙午以史嵩之依舊兼都督江西湖南軍馬 癸

丑詔朕比命相臣往開督府兩淮西蜀相距迢遙要須脈絡貫通易於運掉其諸制閩監司帥守戎帥等宜皆同心協力毋徇己私 丁卯以史嵩之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 三月癸未出豐儲倉米二十萬石賑糶臨安貧民 壬辰決中外繫囚 癸巳雨雪甲午避正殿損常膳令中外臣僚講求闕政 孟珙與蒙古三戰遂復信陽軍及樊城襄陽尋又復光化軍息蔡亦降珙因上奏曰取襄不難而守爲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軍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力之不給爾襄樊爲朝廷根本今

復襄陽

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以蔡息降人置忠衛軍襄郢降人置先

鋒軍

攷異元史太宗紀八年丙申冬襄陽府來附以游顯領襄陽樊城事十年戊戌襄陽別將劉義叛執

游顯等降宋宋兵復取襄樊十一年己亥七月游顯自宋逃歸按戊戌為嘉熙二年而宋史孟珙傳繫三年正月亦不載劉義

叛降事今從之

夏四月庚子朔再決中外繫囚杖以

下釋之

辛丑知臨安府趙與勳言潮齧江岸近諭改

佗石隄乞備材石役軍兵庶可修築帝曰卿宜更留意

尋詔覽所圖江面坍塌損尤多可劄下兩司募人夫併力

修築責以限期嚴立賞罰如王延世之法疾速施行毋

更弛慢

以不雨復詔州縣賑流民決繫囚蠲賦賞錢

庚戌以雨未通濟復詔決中外繫囚原減有差 庚申

詔流民艱食令逐路漕司常平司下州縣多方存卹其

經戰陳處有遺骸能掩藏者量與給賜仍核其實以聞

丁丑帝問蜀事聞四月哨騎未已宰執言所傳果如

此夔門重地尤當加意又言戰功冒濫有一年喝轉八

九官者人多假此忝躡科第請照會游侶之請應軍功

補官人須令依舊從軍帝然之 庚辰以久不雨再決

中外繫囚 丙戌吏部郎中侯子震進對詔蠲端平三

年民畸零租 五月己亥朔詔以江潮為沴命趙與權

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專任修築塘岸以防衝決仍令兩浙運副曾穎秀極力協助六月庚子以崔與之力辭相位授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蒙古兵攻重慶丙寅詔曰秋防將近邊警日聞朕既命宰臣以督師正藉諸閩之叶濟所宐一乃心力同應事機四川急則荆閩援之和濡急則江閩援之眞秦急則淮閩援之務要脈絡貫通毋或秦越相視秋七月戊辰朔命諸路提舉常平司下所部州縣捕蝗庚寅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苛取之禁諸路轉運司察其違者劾之蒙古以山東諸路災免其稅糧八月戊戌以潮患告于天地宗廟

社稷宮觀以游侶爲參知政事禮部尙書許應龍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諫議大夫林略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辛卯以楮輕詔戶部下諸路州軍應稅賦征權其一半見錢聽民間以全會折納嚴戢欺抑等弊監司御史臺察其違者劾之九月己卯朝獻景靈宮庚辰朝饗太廟辛巳大饗于明堂大赦戊子詔川廣監司以十一月按部理囚徒辛卯以江湖浙東建劔汀邵旱傷詔諸路提舉常平司覈所部州縣常平義倉之儲以備賑濟仍敕制總司今後毋輒移用違者坐之從左司諫徐榮叟請也陳鞞斬殿司崔

福以其不從本司調遣也。初福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時論以良將難得而韉以私忿殺之。冬十月庚申許應龍林略罷。詔出封椿庫祠牒三百道下江東。憲司賑饒信南康三郡旱傷之民。十一月丙子以兵部尚書范鍾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戊寅給諸軍薪炭錢出戍者倍之。十二月己未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薨贈少師封南海郡公謚清獻。孟珙諜知蒙古塔爾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下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聲

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珙密遣諸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時知峽州帥兵迎拒於歸州大堽砦勝之遂復夔州。初耶律楚材定蒙古課稅銀額每歲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滋息增至一百十萬兩至是回回部人溫都爾哈瑪爾舊倫奧都刺合蠻今改請以二百二十萬兩撲買之楚材持不可曰雖取五百萬兩亦可得不過嚴設法禁陰奪民利耳反復爭論聲色俱厲言與涕俱蒙古主曰爾欲搏鬪耶又曰爾欲爲百姓哭

耶姑令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太息曰民之困窮將自此始矣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賜進士第都書兼都察院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提舉節義等輕車都尉黑沉纒

宋紀一百七十

起上章因敦正月盡昭陽單闕八月凡三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嘉熙四年

蒙古太宗十二年

春正月辛未彗星出於營室

蒙

古以温都爾哈瑪爾充提領諸路課稅所官 蒙古皇

子庫裕克

舊作貴由今改

平西域未下諸部

庚辰下罪已詔

曰朕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

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祇懼不遑寧康乃正月辛未有流

星見于營室太史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譖告匪虛萬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閒與舉錯未公而賢否雜進與賞罰失當而真偽無別與抑牧守非良而獄犴多興與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與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與四方多警而朕不悟羣黎有苦而朕不知謫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 臨安大饑饑者奪食於路市中殺人以賣隱處掠賣人以徼利日未晡路無行人 蒙古遣萬戶張柔等分道南下 二月丙申朔詔禮部貢舉其務崇長學殖需濟道真 戊戌詔求

直言大赦 癸卯進知漣水軍蕭均官一等以其修舉郡政葺治城壁故也 甲辰詔史嵩之赴行在奏事

戊申詔督府制置司沿江南北郡舉行便安流民之政 癸丑臨安府守臣言獄空詔獎之 蒙古安篤爾窺

萬州蜀帥遣舟師數百艘溯流迎戰安篤爾順流率勁兵乘巨筏浮草舟於其間弓弩雨射蜀兵不能敵敗績於夔門 以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孟珙為四川宣撫使

三月壬辰詔邊塵未靖備禦方嚴必藉人才相與叶濟內而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外而監司帥守舉文武之臣曉暢兵機練習邊事才略卓然可用者各二人

或陸沈常調。或負累家居。亟以名聞。以待擢用。右正言郭磊卿除起居舍人。監察御史謝方叔除宗正少卿。以論史嵩之故也。壬辰。史嵩之入國門。癸巳。嵩之奏事。夏四月己亥。敘復鄭損原官。尋以直舍人院程公許言。損撤關外五州重屯。移之內郡。則丁酉蜀禍。損實爲之。使損官可復。不知千億萬之赤子死者。可復生乎。乃詔收成命。壬寅。前漢川路運判吳申入奏。抗言蜀事。帝感惻久之。帝曰。蜀從前亦委寄非人。申言棄邊郡。不守鄭損也。啓潰卒爲亂。桂如淵也。忘忠勇而不救。趙彥呐也。今彭大雅又險譎變論。大費防閑。宜進孟珙於夔門。以東南之力助之。夔猶足以自立。帝是之。癸卯。特轉史嵩之官三等。令歸班。甲辰。監察御史王萬除大理少卿。以嘗論史嵩之故也。詔祖宗盛時。宰執有輪日當筆者。今二相竝命。合倣舊規。而平章總提其綱。應軍國重事。參酌施行。其三省樞密印。竝令平章掌之。

辛卯。以紹興府薦饑。蠲今年夏稅。先是。蒙古主命衍聖公孔元搢訪求知禮樂舊人。元搢奉命至燕京。得金掌樂許政。掌禮王節。及樂工瞿剛等九十二人。是月始命製登歌樂。肄習於曲阜宣聖廟。蒙古復使王檝來。檝前後凡五至。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遣使歸其

樞於蒙古。六月辛丑，初置國用房。命近臣禱雨於天地宗廟社稷宮觀。壬子，錄行在繫囚。江浙福建旱蝗，詔曰：亢陽爲害，日事禱祈，邈無報應。且聞飛蝗爲孽，朕心惕然。自七月一日，避正殿，減常膳，應中外臣僚竝許直言，朝廷闕失。知寧國府杜範召還都，首言旱暵薦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踊，行都之內，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剽掠成風。是內憂已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鬪，中原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疆場之臣肆爲欺蔽，是外患旣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旣春而雪，海潮衝突乎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于干戈，死于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道，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否乎？蓋自曩者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欲爲，以致紀綱陵遲，風俗頽靡，軍政不修，邊備廢缺。凡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釀成之。如養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敗壞汙穢，殆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一
甚焉。自是聖意皇惑，莫知所倚。方且不以彼爲讐，而以爲德，不以彼爲罪，而以爲功。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箴。緝熙有記，持此一念，振起傾頽，空無難者。然聞之道路，謂警懼之意，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庭，狎褻之際，名爲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聞。政出於中書，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左道之蠱惑，私親之請託，皆足以蒙蔽陛下之聰明。轉移陛下之心術。於是範去國四載矣。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秋七月甲子，出封椿庫緡錢二

十萬貫賑臨安貧民

杜範復上疏曰：天災旱暵，昔固

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斗粟一千，其增未已。富戶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無也。甚而闔門饑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執政軍伍諛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師，大之區。浙西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欲歸無所。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尚可苟活。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攜從，敵因爲之鄉導。巴蜀之覆轍可鑒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逐，女冠請謁未聞

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撥革。秉國鈞者惟私情之徇。主道揆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存細務則出意而輒行。命令朝更而夕變。綱紀蕩廢而不存。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各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範旋授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乙丑。下詔罪已。復求直言。

詔中外決繫囚杖以下釋之。仍蠲贖賞錢。癸酉。主管官告院方來進對。言及諸閫官販。帝曰。諸司欲之。來曰。正不當如此。因及科降事。帝曰。不如明與之錢。來曰。正。要明白。諸司但說能措置。爲朝廷備邊。不願科降。世豈

有是理。徒使不廉者得以罔利耳。帝然之。戊寅。以岳

珂權戶部尚書。淮南江浙荆湖制置茶鹽使。庚寅。詔

秋成在望。雨澤愆期。令諸道憲臣按部將番異。駁勘之

獄。酌情決遣。以聞。其失當官吏。特免推結。八月壬辰。

詔諸路苗米。毋得多量斛面。及過數增收。九月壬戌。

朔沂王夫人全氏薨。輟視朝五日。禮部太常寺議。宜用

孝宗爲皇伯母。秀王夫人張氏舉哀成服。故事。詔從之。

癸亥。以喬行簡爲少師。醴泉觀使。進封魯國公。乙

丑。詔知招信軍余玠。進官三等。以邊報敵造船于汴。玠

提師沂淮入河。連獲捷。故也。丙戌。都省言。比奉御筆。

楮幣折閱多由於守令不職今措置十八界會子收換十六界將十七界以五準十八界一券行用如民間輒行減落或官司自有違戾許經臺省越訴必寘于罰帝從之冬十月辛卯朔內侍陳洵益卒贈昭慶軍節度使癸巳詔以明年正月一日爲淳祐元年丙申詔平江嘉興府安吉州禁販米下海其販至臨安府者毋得過糴尋詔與權提領其事應浙東州縣併許浦金山水軍一體遵守違者權聽按刺丁酉詔曰朕惟我朝以仁厚待士大夫惟於賦吏罰未嘗少貸比歲以來貪濁成風椎剝滋甚民窮而溪壑不饜國匱而囊橐自豐今茲新楮之行未必不爲罔利之地其令臺諫監司常切覺察十一月癸酉詔荆鄂都統制張順以私錢招襄漢潰卒創忠義虎翼兩軍及援安慶池州功特與官兩轉十二月蒙古主以西域諸部俱下詔皇子庫裕克班師蒙古千戶郝和尚以善戰名屢從征伐略地潼陝攻襄漢下興元入蜀俱有功入覲於帳殿蒙古主命解衣數其瘡痕二十一嘉其勞進拜宣德西京太原平陽延安五路萬戶丙辰地震己未詔曰地道貴靜動則生變豈朕不德而致與今民生不遂邊戍未休變不虛生必有其證可令中外臣寮各上封章凡朕躬之

闕失朝政之愆違極言無隱將見之施行以爲消弭之道蒙古敕州縣失盜不獲者以官物償之國初令民代償民多亾命至是罷之 閏月乙丑宰執乞罷政不許 詔賞京湖將士有差以制司奏去冬敵由忠萬透渡南岸守嶮而捷故也 丙寅左丞相致仕李宗勉薨宗勉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樂聞讜言贈少師諡文清 以游侶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范鍾參知政事權吏部尚書徐榮叟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乙亥詔民間賦輸舊用錢會中半者其會半以十八界直納半以十八界紐納詔淮東西京湖沿江制置使副竝兼本路屯田使 壬午閱軍頭司武技 蒙古東平萬戶嚴實卒遠近悲悼野哭巷祭旬月不已子忠濟嗣 蒙古官民貸回鶻金償官者歲加倍名羊羔息其害爲甚是歲詔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仍命凡假貸歲久惟子母相伴而止著爲令又籍諸王大臣所俘男女爲民

淳祐元年

蒙古太宗十三年

春正月庚寅朔詔求將才

甲辰

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力踐淡揆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中庸大

正名祀至此始廢
也宋政之憤

學語孟之書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
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其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
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
足信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之廟庭合與削去于正
人心息邪說關係不少詔黜之 戊申車駕幸太學大
成殿遂御崇化堂命祭酒曹觥講禮記大學篇監學官
各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併以紹定三年御製
伏羲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
子道統十二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蒙古東平萬
戶嚴忠濟請以千戶張晉亨權知東平府事東平貢賦
率倍他道迎送供億簿書獄訟日不暇給晉亨居官七
年吏畏而民安之 二月辛酉蒙古主疾甚醫言脈已
絕第六皇后尼瑪察舊作乃馬真今改氏不知所爲召耶律楚
材問之楚材對曰今任使非人賣官鬻獄囚繫非辜者
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遐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卽欲行
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蒙古主少蘇因入奏蒙古
主已不能言首肯之赦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翌日而
瘳 甲子詔忠順軍副統制孫棟陞都統制仍賜金帶
賞重慶之功也其餘將士第賞有差 庚午給事中錢
相繳大中大夫致仕易祓贈官之命以其草蘇師旦節

鉞之麻也。詔以孟珙為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兼本路屯田大使。峽州置司。己亥。詔宰臣具慶前此罕聞。史嵩之父彌忠年逾八十。可除端明殿學士。仍致仕。母孫氏封魏國夫人。令赴行在就

養。王子喬行簡薨。輟視朝。諡文惠。攷異宋史喬行簡本傳云行簡歷練

老成器識閑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宋史全文云行簡在相位專以商販為急務溫台鹽商數百為羣有士子為詩曰知君果是調羹手傳說當年無許多二書所載優劣互異今略之丁亥詔權禮部尚書高定子修四朝國史

寧宗實錄。三月乙巳。新知廬州呂文德朝辭。帝曰。近

淮西諸軍冒濫虛名甚多。惟游擊三萬。尤甚。須當揀選。己酉。同知樞密院事趙以夫罷。知建寧府。蒙古以

劉嶷為都總管萬戶。統西京河東陝西諸軍。嶷入覲。蒙古主慰勞。厚賜之。尋命巡撫天下。察民利病。應州郭志全反。脅從註誤者五百餘人。有司議盡戮之。嶷止。誅其為首者數人。餘悉從輕典。蒙古以劉敞行省事於燕

京。夏四月丙寅。吏部侍郎杜範等請省試考到取應宗子第一名崇袍。附正奏名廷試。從之。庚午。以經筵

進讀仁皇訓典終篇。講修注官各進一秩。辛未。詔沂王榮王合遵典故。襲封。尋以與芮嗣榮王仍赴朝參貴謙嗣沂王。辛巳。以知澧州賈似道為太府少卿。湖廣

總領財賦。五月庚寅，嗣秀王師彌晉太保。己亥，詔沿江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別之傑任責邊防，緩急假使。甲辰，詔與芮當日親端士，畱意問學，昨已增置教授，合更添一員，擇清修直諒之士，輪日講授，朝夕規正，徹章推恩，餘依諸邸體例行。甲辰，行祕書郎梅杞言內降，或夤緣可得。帝曰：「亦是有例者。」杞曰：「管我仁祖手詔，謂背理覬恩，負罪希貸，求內降者，中書樞密院執奏，毋得行。此仁祖仁中勇也。願陛下以爲法。」帝曰：「正欲法此。」戊申，賜進士徐儼夫以下三百六十七人及第出身。六月丙寅，以旱蝗，錄行在繫囚。丁丑，詔喬幼聞追三官，送撫州居住，以茂國憲存畱新楮，轉易取贏也。戊寅，詔曰：「朕曩出親札，申嚴賊吏之禁，逾半歲矣。然諸路監司有務大體而不問者，有撫細故以塞責者，其申飭諸路監司，徧察所部州縣，其有貪殘培尅者，廉其實迹，悉以名聞。朕將重寘于罰，監司庸懦不能舉職，臺諫彈劾聞奏。」秋七月甲辰，以知婺州趙與懃常州宋慈、江陰軍尹煥、廣德軍康植、濟糴有勞，各進一秩。庚戌，詔以宗學博士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日赴榮邸講授。乙卯，詔自今宰執臺諫侍從，不許發私書求舉削諸路監司帥守，宜體國薦賢，毋徇權要。八月丁巳

詔求遺書 己巳詔玉牒所國史實錄院長官會粹史
 稿刪潤歸一 祕書省長官點對日歷會要竝期以十一
 月終成書 徽州火削守臣鄭崇官一秩 甲申詔馬
 軍司選子弟強壯者一百人補雲衛龍衛武衛三指揮
 闕額 蒙古伐高麗高麗屢敗乃復入貢請平蒙古主
 令其王噉入朝當罷兵噉乃以其族子惇為質于蒙古
 冬十月己卯詔提舉司毋得以常平折變侵移其義
 倉令項椿收仍摺置上於尚書省 蒙古兵圍安豐己
 亥淮東提刑余玠以舟師戰卻之 蒙古以伊囉斡齊
舊倫牙刺行省事於燕京同劉敏主管漢民公事以姚

樞為郎中伊囉斡齊唯事貨賂分及於樞樞拒絕之因
 解職去隱蘇門山初蒙古主賜敏詔曰卿之所行有司
 不得與聞至是伊囉斡齊恥不得自專俾所屬誣敏以
 流言敏出手詔示之乃已蒙古主聞之遣使詰問得實
 罷伊囉斡齊仍令敏獨任 十一月丁亥蒙古主將出
 獵耶律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
 騎射何以為樂出田四日庚寅還至烏特古呼蘭舊倫
今改 山溫都爾哈瑪爾進酒蒙古主懽飲極夜乃罷
錫胡蘭
 翌日辛卯殂於行殿年五十六 改異元史蘇布特傳
於十三年乃辛丑 葬起輦谷廟號太宗諡英文皇帝太
非壬寅也今從紀

宗性寬恕量時度力舉無過事境內富庶旅不齎糧時稱治平初有旨以孫實勒們舊作失列為嗣實勒們太

宗第四子庫春之子也至是皇后尼瑪察氏召楚材問

之楚材曰此非外姓臣所敢知自有先帝遺詔幸行之

后不從遂稱制於和林 蒙古塔爾海部汪世顯復入

蜀進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固守彌旬誓與成都存亡

部將田世顯攷異元史倫田顯今從宋史潛送款於蒙古夜開北門

納蒙古兵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

招守將王夔降隆之大呼曰大丈夫死則死爾勿降也

遂見殺城中出兵三千戰敗夔夜驅火牛突圍出奔漢

州遂為蒙古所屠 己酉詔內地州縣官闕以見任官

兼毋得以待次及白帖人攝職 十二月丙寅太學博

士劉應起言大有為之君常使近侍畏宰相今宰相畏

近侍使宰相畏臺諫今臺諫畏宰相願陛下官府事一

以付之中書而言官勿專用大臣所引則權一歸于公

上矣帝然之 丁卯觀文殿學士致仕余天錫卒贈太

師諡忠惠帝之得立天錫實始其事故恩禮為優 丁

丑左司諫方來言岳珂比已罷斥乃卜居吳門茂棄君

命監察御史謝公旦又言珂創增鹽額國課益虧況倫

備言利請重鑄削詔更鑄一秩 侍御史金淵言彭大

王磐先是歸元
後為右臣

兩陣相對使在軍間
因使者非也並高宗
時宋使往母見宮辱
而金使之至極辱秦唯
恐不中其意約極益
甚於是舉兵此言在

高之英邪肝膽在足
畫露而昏庸之君靴
為甚中使已死之在
送厚多破壞朝綱
柱誠亡人王頌在是寺
事者意體察則小
人之哀曲也誰見哉

雅貪黷殘忍蜀人銜怨罪大罰輕詔除名贛州居住
蒙古東平萬戶嚴忠濟請以宋子貞參議東平路事兼
提舉太常禮樂從之時經歷商挺亦勸忠濟興學養士
忠濟尤敬子貞聽其言子貞倫新廟學延前進士康暉
及王磐為教官招致生徒幾百人出粟贍之俾習經藝
每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風為之一變 蒙古伊埒
默色舊倫月里麻思今改來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伊埒默色曰
吾與汝等奉命南下楚人多論倘遇變當死焉毋辱君
命已而馳抵淮上守將以兵脅之曰爾命在我死生頃
刻閒耳若能降官爵可立致不然必不汝貸伊埒默色
慷慨誓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反誘我以不義有死
而已守將知其不可逼乃囚之長沙飛虎寨

淳祐二年蒙古太宗皇后稱制元年春正月丙申朔詔省刑薄征
戊戌右丞相史嵩之等進呈四朝史嵩之改校勘官高
斯得所草寧宗紀於濟王及帝潛邸事妄加毀譽斯得
等爭之不能得李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史官
高斯得撰而已攷異高斯得恥堂集屢言修史事然其所草寧宗紀原藁今莫可攷兩朝綱目
備要宋史全文皆以當日國史為憑備要云皇姪邵州
防禦使貴誠德譽日聞上屬意久之嘉定十七年閏八
月壬辰詔宰執入禁中趣定大計丙申詔曰皇姪邵州
防禦使貴誠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也聰明天賦
學問日新朕意所屬俾立焉長之思蓋欲為異日無
窮之計也全文云嘉定十五年以上為邵州防禦使上

性凝重寡言潔修好學坐必正席屹然如山每朝參矩
 度有常見者斂容濟國公竑失德彌彰寧宗意不懌每
 上入朝寧宗諦視良久出則目送之蓋已屬意於上矣
 嘉定十七年寧宗歷言竑傲誕淫褻數事閏八月丁酉
 詔立貴誠為皇子此蓋即高之妄加毀譽欲以掩
 彌遠擅廢立之迹也然萬世公論具在可欺乎高之
 等又進孝宗經武要略寧宗玉牒日歷會要實錄皇帝
 玉牒 庚戌上淳祐重修敕令格式申明詔史嵩之等
 進秩有差 壬戌別之傑入覲帝問邊境曾無加備之
 傑言當修復壽春又言上流之勢全在於蜀帝又問金
 陵兵糧及居巢屯兵幾何之傑言金陵見屯三萬錢糧
 僅給居巢所係甚重見屯不過三千遇秋增戍至二萬
 方足用帝竝然之 甲子軍器監兼尚書左郎官范應

旂進對言宗社大計舉嘉祐紹興事帝曰兩朝均有典
 故非不知之但難得其人應旂言與賢與子天實為之
 天若祐宋必有其人以俟采擇 以游侶為資政殿元
 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尋提舉洞霄宮從所請也
 蒙古后稱制崇信姦回庶政多紊溫都爾哈瑪爾以
 貨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耶律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
 難言人皆危之 二月甲戌以范鍾知樞密院事兼參
 知政事徐榮叟參知政事趙葵賜進士出身同知樞密
 院事別之傑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攷異宋史本紀以游
 侶之罷范鍾等之除授統繫於
 二月甲戌今從全文分書之 己卯權兵部侍郎淮

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李曾伯朝辭言今若主必守之規宜諭大臣明示意嚮帝曰當爲必守之規趙葵久任淮東且有規畫曾伯曰敢不循其成規三月戊子詔沿江兩淮脣齒相依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聽沿江制置司節制丙申詔刑部戒飭諸道帥閩邊戎司今後州縣官犯罪毋加杖責癸卯經筵進讀孝宗聖政終篇講讀修注說書官各進一秩餘補轉賞犒有差侍御史兼侍講金淵言請明諭宰輔近臣謹選宗姓之賢德參稽仁宗孝宗之典故次第舉行夏四月癸亥倉部郎官趙希堅言蜀自易帥之外未有他策熈曰今日揀蜀爲急朕與二三大臣無一日不議蜀事熈亦欲竭力向前希堅曰當擇威望素著之人當夔峽要害建一大閘帝曰重慶城堅恐自可守希堅曰重慶在夔峽之上敵若長驅南下雖城堅如鐵何揀東南之危帝然之詔明堂大禮惟祀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中外大費竝從省約丙子考功郎劉漢弼言吏部考功條法十六事帝曰當付外施行五月甲午知梧州趙時學陛辭言吳玠守蜀三關今胥失之固宜成都難守帝曰嘉定可守否時學曰若論形勢當守重慶帝曰若守重慶成都一路便虛時學曰重慶亦

重地可以上接利閩下應歸峽 己亥淮東安撫制置副使余玠入奏言事無大小須是務實又言方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卽戎則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爲一勿令偏重偏則必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尋常可獨當一面 蒙古兵破遂寧瀘州乙巳郎官龔基先入對言上流事帝曰上流可憂基先言施夔國之門戶蕩無關防存亾所係豈可不慮帝曰屯田今歲如何基先曰屯田有名無實牛種旣貴軍耕又惰所收不償所費 丁未右正言劉晉之言蜀禍五六年間歷三四制臣無地志旣獨彭大雅城渝爲蜀根本不然蜀事去矣今宐于重慶立閩庶可運掉諸戍願早定至計料簡邊臣俾往經理則蜀可爲也 戊申知建寧府吳潛奪職以臺諫論之也 己酉以趙葵爲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六月壬子朔徐榮叟乞歸田里從之 甲寅倉部郎官李鉞請廣求備禦之方帝曰去歲蜀事大壞今當如何鉞曰陳隆之因成都城故基增築未爲非是第功力苟且識者逆知其難守臣嘗問其方略但云誓與城存亾而已未幾爲田世顯所賣城門夜開隆之齟焉帝頓蹙久之 以余玠權工部侍郎四川宣諭使應事干機速許

同制臣公共措置先行後奏尋詔四川官吏軍民等悉
條陳大計以聞以久雨詔決中外繫囚癸亥參知
政事徐榮叟罷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丙寅
錄行在繫囚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
事翰林學士知制誥高定子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權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杜範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範旣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
悉抗言無隱情史嵩之外事寬容心實忌之戊寅詔
淮西制置大使司出十七界楮幣十萬米二萬斛令安
豐軍修武備是月積雨浙西大水秋七月庚申余

玠陛辭言外攘本於內修帝曰今日之事不必聞敵運
衰與不衰但自靠實理會治內規摹玠曰聖諭及此宗
社生靈之福帝曰卿前所言靠實工夫玩之有味此去
必能見之行事卿宜務忠實以革欺誕施威信以戢潰
趾廣惠愛以撫流移當爲四蜀經久之謀勿爲一時支
吾之計是月常潤建康大水兩淮尤甚蒙古萬戶
張柔自五河口渡淮攻揚滁和蕭淮東忠勇軍統領王
溫等二十四人戰于天長縣東皆沒八月辛亥朔詔
戶部申嚴州縣增收苗米斛面之弊丁巳以祕書省
正字陳南一國子正胡良竝兼內學小教授辛酉進

知夔州趙武官二秩將佐王信等各轉一資酬夔城版築之勞也。丁卯詔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十萬賑紹興處婺水滂之民。丁丑殿中侍御史濮斗南言浙四郡民生蕩析乞撫集流離蠲減秋賦從之。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癸未詔進納入官犯贓人永不許注授。

辛卯大饗于明堂大赦。丙申詔六曹館學寺監院轄倉庫務場官長官將所管錢穀貨幣器用圖書覈實載籍上之于朝副在宥司長闕則次官任責遷擢報罷竝如外官交承例聯銜申省仍令御史臺覺察。冬十月癸丑敕令所言臣寮世賞不許奏異姓著爲令。甲寅

進史嵩之永國公。蒙古攻通州守臣杜霆載其私帑渡江遁。乙丑城破蒙古屠其民。十一月辛卯詔諭兩淮節制李曾伯無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諸將勉圖後效。甲申詔軍功補授人願就鄉舉者聽。辛卯詔實錄院修孝宗光宗寧宗御集。戊戌雷。己亥日南至雷電交作詔避殿減膳。癸卯詔決中外繫囚。甲辰先給諸軍雪寒錢出戍者倍之。乙巳蠲三衙大理寺臨安府及屬縣點檢贍軍犒賞酒所贓賞錢。丁未詔曰比者陰陽失和冬令常燠日至之日雷乃發聲朕甚懼焉內而卿士師尹外而牧監伍參其各

罄忠嘉無有所隱輔朕不逮十二月己未詔杜霆追毀出身文字羈管南雄州以通州士庶訴其誤民棄土之罪也辛酉以儒林郎鍾宏辭除太學博士乞致仕養母詔特改京官秩奉祠以獎孝行癸亥蒙古兵連攻敘州帳前都統楊大全戰死丙寅以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孟珙爲四川安撫使兼知夔州同知樞密院事別之傑爲資政殿大學士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趙葵福建安撫使兼知福州資政殿學士趙與權知温州權工部侍郎四川宣諭使余玠權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丁卯詔余玠任責全蜀應軍行調度權許便宜施行

庚午詔以許浦水軍都統制劉虎爲和州防禦使旌五

河捍禦之勞也

淳祐三年

蒙古太宗皇帝
后稱制二年

春正月戊寅朔高定子兼參知

政事癸未起居郎兼祕書監項容孫言迺者求言請

如建隆故事集官參詳書于方策關君德者上之禁中

關時政者寘之都省關民事者頒之郡國詔類送後省

看詳癸巳以湖南安撫司奏東安寇平永州通判鄧

均進一秩餘官補轉贈卹及官其子各有差甲午詔

嗣榮王與芮恩數視嗣秀王師彌丙午以呂文德爲

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統兩淮軍馬
蒙古張柔分遣部下將十人屯田于襄城 二月己酉
詔准西提舉制置司參謀官趙希靜准西總管聶斌等
各進一秩以淮東西制置司言其兩淮戰守之勞也
甲子詔進安豐軍守臣王福二秩廬州路鈐吳仁等一
秩旌修築城壁之勞也 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蒙
古兵破資州 庚寅同簽書樞密院事杜範乞歸田里
詔不許 丁酉詔進池州都統制何舜臣一秩旌部領
舟師策應通泰之勞也 辛丑詔知招信軍趙東奪三
秩罷以淮東制司言其撫馭失宐也 蒙古水蜀汪世
顯之功居多至是皇子庫端承制拜世顯使宣總帥統
秦鞏等二十餘軍州事尋卒子德臣代爲總帥將兵從
入蜀 夏四月癸丑以閣門宣贊舍人兼淮西路鈐王
杰閣門祇候前江東路鈐李季實往馬帥王鑑軍前議
事遇敵戰死贈官有差仍各官其二子 乙卯詔進嘉
定守臣程立之一官以成都提刑宇文峒言其守城之
勞也 丁巳詔以經筵進講尚書終篇講讀說書修注
官各進一秩 甲戌殿中侍御史項容孫言知嚴州李
彌高趙與汶侵取酒息獨衛湜一無所私有旨獎廉黜
貪今日先務彌高與汶各奪官二秩湜進職二等 甲

申以御前軍器所隸于軍器監。丙戌，詔贈閣門宣贊舍人楊大全武節大夫眉州防禦使，仍官其二子。以四川制司言其力戰而死也。五月，蒙古耶律楚材奏：「熒惑犯房，當有驚擾，然訖無事，居無何，用兵事起。皇后遂令授甲，選心腹臣至，欲西遷以避之。楚材進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搖，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蒙古后信任溫都爾哈瑪爾，付以御寶空紙，使自書填行之。耶律楚材諫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俄有旨，凡溫都爾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

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辨論不已，因大聲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二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六月庚戌，大理少卿蔡仲龍言：「勅建小學，須早爲權宜之計，以係天下之心。又言本朝用刑平恕而未享繼嗣之慶，意宦官太多。」仁宗嘉祐中，詔內臣權罷，進養子宜取法行之。戊午，資政殿學士知溫州趙與權請廢併諸寨，增置鎮海寨兵，以備倉猝，從之。戊辰，太白晝見。庚午，大理寺鞫前嘉定知縣旨枹尉趙與弁等賊。

狀獄成旨梟與斧除名勒停梟一千里羈管與斧五百里居住 甲戌錄行在繫囚 令知濠州兼淮西提刑徐敬子經理亳州 秋七月甲申詔進無爲軍守臣戴埴一秩以沿江制置使杜杲言其守邊固圉之功也 四川制置司言蒙古攻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安守魚孔隘孤壘不降有特立之操可任邊防詔以世安就知大安軍 癸巳詔摘京湖沿江制司兵置殿司策應軍屯京口 八月辛亥詔戶部申嚴州縣納苗多取之禁 戊午令福建安撫司照沿海例團結福泉漳興化民船以備分番遣戍從帥臣項寅孫請也癸亥以寅孫言併福州延祥菽蘆二寨置武濟水軍摘本州廂禁習水者補充凡一千五百人 壬午詔申嚴郡縣社倉科配之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

賜進士第部書兼都察院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糧餉等事

宋紀一百七十一

起昭陽單閼九月盡柔兆敦牂六月凡二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淳祐三年

蒙古太宗皇后稱制二年

九月丁未工部郎官兼樞密院

編修官趙希漈言安豐廬濠風寒最甚三州安則淮甸

無虞江面奠枕帝曰安豐最緊希漈云欲固安豐須復

壽春帝然之癸未從京湖制置大使孟珙之請令淮

東制置使李曾伯調高郵軍及其屬部州縣剝收牛租

是秋蒙古察罕奏令萬戶張柔總諸軍鎮杞初河決於汴西南入陳留分而爲三杞居其中渾南師恃舟楫之利由亳泗以窺汴洛柔乃即故杞之東西中三山順殺水勢築連城結浮梁爲進戰退耕之計守禦以固先是知婺州陳康熹奏事請舉嚴父配天之典久未決將倫少監韓祥進講復言之冬十月甲午禮寺議請奉寧宗陞陪太祖太宗將來明堂三后竝配令條具禮制以聞十一月乙巳詔直保文閣王定素履平實直寶謨閣葉武子雅資恬退皆挂冠日久年德俱高其以定爲祕閣修撰武子直龍圖閣乙卯令潮州守臣節制摧鋒軍分屯軍馬乙未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縣點檢贍軍犒賞酒庫所贓賞錢令廣東提刑節制韶州摧鋒軍王戊雪給行在諸軍錢出戍者倍之甲子樞密院編修官兼權都官何式言蜀事帝曰正好乘暇偷工夫時方倚任余玠故言及之先是蜀中財賦入戶部三司者五百餘萬緡入四總領所者二千五百餘萬緡金銀綾錦之類不預焉自寶慶三年失關外端平三年蜀地殘破所存州縣無幾國用益窘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使者三人制置使者九人副使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刻繆戾或遙領而不至或生隙而罕謀兩

川民不聊生。監司戎將各專號令。蜀日益壞。及余玠至。大更弊政。遴選守宰。築招賢館於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眾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士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所在州縣。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豪傑之士。趣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才而任。不可用。亦厚遣謝之。播州冉璉及弟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閩帥辟召。皆不至。聞玠賢。兄弟相率詣謁。玠賓禮之。館穀加厚。居數月。無所言。玠乃更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郭之形。起則漫去。如是者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徒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勝於十萬師遠矣。玠大喜。遂不謀於眾。密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又移金州兵於大獲。以護蜀。

口移沔州兵於青居興州兵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
共備內水移利州兵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
聯絡屯兵聚糧為必守計民始有安土之心玠又倫經
理四蜀圖以進曰幸假十年手挈四蜀之地還之朝廷
然後歸老山林臣之願也

攷異姚牧庵集李忠宣行狀云宋臣余玠議棄平土即雲

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居苦竹築壘移成都蓬
闔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上號為八柱不戰而
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蜀自徙城釣魚之後元人
屢攻不能下則玠之徙城不可謂非良策玠屢出師與
元非不戰而自守者也行狀所載
特敵國詆忌之言耳今從宋史

十二月丁丑沿江

制置副使司言屯田倍收官屬文慶洪等推賞有差

己丑史嵩之五請祠不允時黃濤劉應起等俱上書論

嵩之姦淡擅權帝皆不聽而言者益眾丙申以嚴寒

再給諸軍薪炭錢辛丑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總制

兩淮軍馬呂文德以汴濠膠淄勞績進秩四等

淳祐四年蒙古太宗皇
后稱制三年春正月壬寅朔詔曰上天助順

敵國乖離正當廣推恩信以繫人心厚根本以俟機會

咨爾專閫之臣分麾總戎之將繼自今必安集流民俾

得復舊招收逋將俾得自新毋擅興廢毋殺毋辜使中

原遺黎有更生之望時聞蒙古后稱制人心不服故下

此詔御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以李鳴復參

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以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

劉伯正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範不屑與鳴復
其政，乞去。帝畱之。太學諸生亦上書畱範，而斥鳴復，并
斥史嵩之、嵩之益恚。丁巳，侍御史劉晉之王瓚監察
御史趙倫、呂午承史嵩之風旨，竝論李鳴復、杜範。於是
鳴復、範竝除郡。戊午，樞密院言四川帥臣余玠大小
三十六戰，多有勞效，宜第功行賞。詔玠趣上立功將士
姓名等第，即與推恩。己未，朝獻景靈宮。以劉伯正
兼權參知政事，尋兼同提舉編修敕令。庚申，以余玠
兼四川屯田使。初，利州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
自漢州敗歸，益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用
非法刑，脅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殺之。民不堪命。余玠至
嘉定，夔率所部兵迎謁，纔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
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曰：夔兵非不精，所以
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旗
幟精明，舟中皆戰掉失色。玠自若。徐命吏班賞，夔邊語
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欲誅夔，患其握重兵，恐輕動
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今縱弗誅，養成其勢，一舉足
西蜀危矣。夔在蜀雖久，有威名，孰與吳氏。吳氏當中興
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根本益固。一旦曦
爲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

之逆心縱兵殘民奴視同列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眾夔甫出而新將已單騎入營將士皆鎔愕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聽命夔至玠斬之薦成爲文州刺史二月癸酉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各十萬付京湖四川兩淮制置司收瘞頻年交兵遺骸丁酉壽昌飛虎軍統制鄭大成追三官以其出戍涪州不戰以致棄城也三月壬寅詔以杜範辭免新除依舊職提舉洞霄宮甲寅經筵進講論語終編己未賜宰執講讀侍立官燕于祕書省仍進講讀侍立官一秩以吏

部尚書兼給事中金淵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尋差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夏四月壬午詔兩浙漕司下屬部郡邑將今年夏稅折帛之半令民間以楮幣準錢供輸詔壽春受圍將士勤勞各補轉三官資出封樁庫十七界楮幣百萬給犒俟圍解日仍與優賞又令江東漕司撥寄樁十七界楮幣二十萬犒安豐策應將士丁亥以淮東制司言權總管王德等隨王鑑撫定山城有勞詔進德二秩餘補轉給犒有差五月乙巳以淮東制臣言副總管兼知海州周岱左武衛大將軍湯孝信直擣山東膠密之功竝于遙郡上進一秩

庚戌詔知瀘州曹致大帶行遙郡刺史以四川制臣
余玠言其包砌神臂山城之功也 戊午蒙古兵圍壽
春呂文德帥水陸諸軍禦之 詔江東漕司撥寄椿十
七界楮幣百萬付淮東西制置司犒水陸應援立功將
士 癸亥以鄒應龍薨輟視朝一日尋贈少保 蒙古
中書令耶律楚材以朝政日非憂憤成疾是月薨旋有
譖楚材者言其在相位日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皇后
遣人覆視之唯琴阮十餘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十卷
乃止楚材博極羣書列通天文術數居官以匡國濟民
爲己任羣臣無與爲比後追封廣寧王諡文正 六月

庚午朔以余玠言沔州都統制權遂寧府雲拱因成都
之擾殺奪民財襲劫龍石泉郡印權知潼川府張涓敘
軍無紀殺掠平民詔竝追毀勒停拱竄瓊州涓昭州
以呂文德兼淮西招撫使兼知濠州節制濠豐壽亳州
軍 癸酉詔王福暫屯揚州同共措置秋防 乙亥賜
進士畱夢炎以下四百二十四人及第出身 詔安豐
軍策應解壽春圍將士補官資有差又詔壽春受圍將
士有全城卻敵之功先立賞格令淮東西制司從實保
明補轉又以淮東制司言先來海道立功將士亦補轉
有差 丙戌知樞密院事范鍾乞歸田里詔不許 蒙

古以楊惟中為中書令。惟中有膽略，先為太宗所器奉。使西域二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政條，俾籍戶口屬吏。太宗益欲大用之。及南伐，命於軍前行中書省。惟中益嗜學，有濟世志。至是以一相領省事。

攷異元史宰相年表於世祖以前闕

之楊惟中傳書其拜中書令而不繫以年以事理推之蓋惟中代耶律楚材為中書令也故傳云太后稱制惟中以一相負任秋七月辛丑，分命刑部尚書監察御史卿監郎官錄臨安并屬縣三衙兩廂繫囚。王子詔

沿淮失業強壯之人，置武勝軍五千人，從淮西安撫副使王鑑請也。甲子，詔項安世正學直節，先朝名儒，可特贈集英殿修撰。八月癸未，詔戶部申嚴州縣受租

苛取之禁，諸路漕臣察其違者劾之。九月癸卯，右丞

相史嵩之以父彌忠病告假。乙巳，彌忠卒。丙午，起復嵩之。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上書曰：臣聞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有不孝而可以望其忠也。宰我問三年之喪，而曰：期可已矣。其意欲以期年之近，易三年之器。夫子猶以不仁斥之，未聞有聞父母垂亾之病而不之問，聞父母已亾之訃而不知奔有人心天理者，固如是乎？是不特無三年之喪於其父母，且無一日之愛於其父母矣。宰予得罪於聖門，而若人者

則又宰予之罪人也。且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之。我朝大臣若富弼，一身佩社稷安危，進退係天下重輕，所謂國家重臣，不可一日無者也。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天下至今誦焉。至若鄭居中、王黼輩，頑忍無恥，固持祿位，甘心起復，絕滅天理，卒以釀成靖康之禍。往事可覆也。彼嵩之何人哉！心術回邪，蹤迹詭祕，曩者開督府，以和議墮將士心，以厚貲竊宰相位，羅天下之小人，以爲私黨，奪天下之利權，以歸私室，蓄謀積累，險不可測。在朝廷一日，則貽一日之禍；在朝廷一歲，則貽一歲之憂。萬口一辭，惟恐其去之不亟也。嵩之亾父，以速嵩之去，中外方以爲快，而陛下起復之命已下矣。陛下姑曰：大臣之去，不可不留也。嵩之不天，聞訃不行，乃徘徊數日，牽引姦邪，布置要地，弭縫貴戚，買屬貂璫，轉移上心，夤緣御筆，必得起復之禮。然後徐徐引去。大臣佐天子，以孝治天下，孝不行于大臣，是率天下而爲無父之國矣。鼎鑄尙有耳，嵩之豈不聞富弼不受起復之事，而乃忍爲鄭居中、王黼輩之所爲耶？且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爲其折衝萬里之才，與嵩之本無捍衛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術，彼國內亂，骨肉相殘，天使之也。嵩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一
九
之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爲三邊雲擾非我不足
以制彼也殊不知敵情叵測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
欲挾制敵之名以制陛下爾陛下所以起復嵩之者謂
其有經理財用之才與嵩之本無足國裕民之能徒有
私自封殖之計且國之利源鹽筴爲重今鈔法數更利
之歸於國者十無一二而聚之於私帑者已無遺算國
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日廣國家之帑藏日虛
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將以利吾國也殊
不知適以貽吾國無窮之害爾嵩之敢於無忌憚而經
營起復爲有彌遠故智可以效尤然彌遠所器者庶母
也嵩之所器者父也彌遠奔器而後起復嵩之起復之
後而始奔器以彌遠之貪墨固位猶有顧籍丁艱于嘉
定元年十一月之戊午起復于次年五月之丙申未有
如嵩之之匿器罔上殄滅天常如此其慘也且嵩之之
爲計亦姦矣自入相以來固知二親耄矣旦夕圖惟先
爲起復張本近畿總餉本不乏人而起復未卒哭之馬
光祖京口守臣豈無勝任而起復未終器之許堪故里
巷爲十七字之謠曰光祖做總領許堪爲節制丞相要
起復援例夫以里巷之小民猶知其姦陛下獨不知之
乎臺諫不敢言臺諫嵩之爪牙也給舍不敢言給舍嵩

之腹心也。侍從不敢言，侍從嵩之肘腋也。執政不敢言，執政嵩之羽翼也。嵩之當五內分裂之時，擢姦臣以司喉舌，謂其必無陽城毀麻之事也。植私當以據要津，謂其必無惠卿反噬之虞也。自古大臣席寵怙勢，至于三世，未有不亾人之國者。漢之王氏，魏之司馬，是也。史氏秉鈞，今三世矣。軍旅將校，惟知有史氏；天下士大夫，惟知有史氏；而陛下之左右前後，亦惟知有史氏。陛下之勢，孤立於上，甚可懼也。天欲去之，而陛下留之；堂堂中國，豈無君子，獨信一小人而不悟，是陛下欲藝祖三百年之天下，壞於史氏之手，而後已。麻制有曰：趙普當乾德開創之初，勝非在紹興艱難之際，皆從變禮。迄定武功，夫儼人必于其倫。曾于姦深之嵩之，而可與趙普諸賢同日語耶？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其驗也。麻制又有曰：謀諗憤兵之聚，邊傳哨騎之馳，況秋高而馬肥，近冬寒而地凜。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時，諱言邊事，通州失守，至逾月而後聞；壽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圖起復，乃密諭詞臣，昌言邊警，張皇事勢，以恐陛下。蓋欲行其劫制之謀耳。臣愚所謂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驗也。切觀嵩之自爲宰相，動欲守法，至于身乃佚蕩于禮法之外，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于不孝。若以法繩

之雖加之鈇鉞猶不足謝天下況復置諸巖巖具瞻之位其何以訓天下後世耶臣等與嵩之本無宿怨私忿所以爭進闕下爲陛下言者亦欲挈綱常于日月重名教于泰山使天下後世爲人臣人子者死忠死孝以全立身之大節而已孟軻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則人倫掃地矣惟陛下裁之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相繼上書切諫皆不報范鍾劉伯正惡京學生言事謂皆游士鼓倡之諷臨安尹趙與憲逐游士諸生聞之益不平倫捲堂文與憲遂盡削游士籍已未將倫監徐元杰言史嵩之起復士論紛然宜許其舉執政自代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元杰云正論是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養一綫之脈元杰又乞引去帝曰經筵正賴卿規益以何事而引去乙丑雷冬十月辛未詔曰朕德弗類無以格陰陽之和迺秋冬之交雷電交至天威震動咎證非虛甚可畏也今朕避正殿減常膳方將反觀內省回皇天之怒可不博覽兼聽盡羣下之心應中外臣寮各指陳闕失毋有所隱朕將親覽博采忠讜見之施行以昭應天之

實王申以范鍾參知政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金淵乞罷不許以強再興添差成都府路馬步軍副總管兼知懷安軍節制戍兵甲戌令慶元府守臣趙倫趣史嵩之赴闕己丑出右諫議大夫劉晉之殿中侍御史王瓚監察御史龔基先胡清獻除劉漢弼爲右司諫帝欲更新庶政故有是命庚寅漢弼遷侍御史壬辰詔起杜範游侶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自此羣賢率被錄用甲午詔臺諫耳目之寄若稽舊章悉由親擢自今不許大臣薦進殿中侍御史鄭宋言宰相非百官比豈容久虛切恐中書之地預設猜防搢紳之徒各懷向背帝曰所奏雖切情事進退大臣豈容輕易侍御史劉漢弼言金淵尸位妨賢罷政馬光祖貪榮忘親罷江西運判新命勒令追服又言臺諫彈擊論列乞非時入奏從之十一月辛丑詔趣游侶杜範赴闕壬寅召王伯大趙以夫徐鹿卿癸卯詔奪前禮部侍郎劉晉之一官罷祠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其懷利矢志也乙巳以劉漢弼言罷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王德明以王福代之丙午以程公許爲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丁未再趣游侶杜範供職戊申雷庚戌召陳鞞李心傳丁巳以陳鞞爲兵部尚書李心傳權刑禮部

尚書兼給事中王伯大權吏部尚書兼中書舍人趙以夫權刑部侍郎戊午以禱雪出封椿庫十八界楮幣二十萬賑臨安細民犒三衙諸軍亦如之庚申詔釋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并兩浙路州縣杖以下繫囚辛酉以雪寒給諸軍錢出戍者倍之劉漢弼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願奮發英斷拔去陰邪庶可轉危爲安否則是非不兩立邪正不竝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弼之起復止於五請蔣芾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史嵩之已六請矣願聽其終懇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十二月庚午聽史嵩

之終懇以范鍾爲左丞相杜範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游侶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劉伯正參知政事簽書樞密院事杜範首上五事曰正治本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蹊得竊威柄曰肅宮闈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曰擇人才當隨其所長用之而久於其職毋徒守遷轉之常格曰惜名器如文臣貼職武臣閤衛不當爲徇私市恩之地曰節財用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考封椿出入之數而補窒其罅漏求鹽筴楮幣變更之目而斟酌其利害仍請早定國本以安人心王申以趙葵同知樞密院事

政異宋史倫甲戌今從宋史全文倫

王葵言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又請亟與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之大計者條具以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足慮以四川安撫使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有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有限隔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倫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乃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櫃蓄洩三百里閒渺然巨浸土木之功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癸酉詔曰朕望道未見閔時多艱與予共治之臣錮于謀身之習有官守者以謀身而失其守有言責者以謀身而失其言各懷患得患失之私安有立政立事之志致天工之多曠宐國步之未夷今朕躬攬權綱首嚴訓迪凡聯事而合治各滌

慮以洗心毋懷私恩毋萌私念毋植私計毋締私交三
事大夫以朝廷未尊為己愆士氣未振為己恥守令以
民俗未裕為己責將帥以邊疆未謐為己憂主爾忘身
國爾忘家以其圖內安外寧之效則予汝嘉其或不恭

邦有常憲帝一新吏治故有是詔攷異宋史本紀倫庚午詔戒飭今從宋史

全文倫蒙古諸王呼必賚舊倫忽必烈今改圖壘舊倫拖雷今改第

四子也思大有為於天下訪求賢才虛己咨詢先是懷
仁趙璧侍藩邸為呼必賚所信任呼以秀才而不名董
文用俊之子也主文書講說帳中因命馳驛四方聘名
士時肥鄉竇默以經術教授於鄉遣文用召之默變姓

名以自晦文用俾其友人往見而微服踵其後默不得
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為對呼必
賚曰人道之端孰大於此失此則無以立於世矣默又
言帝王之道在正心誠意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
一於正呼必賚深契其言敬待加禮不令暫去左右默
薦姚樞呼必賚遣趙璧召之間其至大喜待以客禮樞
為治道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
之大經彙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
善遠佞次列救時之弊為條三十各疏其弛張之方于
下本末兼該呼必賚奇其才動必召問金之亾也左右

司郎中王鶚將就戮蒙古萬戶張柔見而異之釋其縛輦歸館於保州呼必賚遣使聘之及至使者數輩迎勞召對請講孝經書易及齊家治國之道古今事物之變每夜分乃罷呼必賚曰我雖未能即行汝言安知異日不能行之耶鶚旋乞還賜之馬仍命近侍庫庫舊倫闕今改柴楨等五人從之學邢臺劉侃少為令史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其志安能汨沒為刀筆吏乎即棄去隱武安山中旋為僧名子聰游雲中居南唐寺時僧海雲赴呼必賚之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才藝邀與俱行既入見應對契意屢有詢問子聰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旁通天文律算三式之屬論天下事如指諸掌呼必賚大愛之海雲歸子聰遂留藩邸

淳祐五年

蒙古太宗皇帝后稱制四年

春正月丁酉朔詔曰國家以仁

立國其待士大夫尤過於厚臺諫乃因得言而釋私憾撫細微而遺巨姦遷謫降黜或出非辜其令三省將見在謫籍人斟酌放令自便追奪停罷亦與酌情牽復其貪酷害民公議弗容者不拘此旨又詔邊將興師河南之境鋒鏑所接寧免瘡痍中原遺民皆祖宗赤子朕甚痛之自今邊臣各謹守封疆毋先事首戎益務綏懷大

布恩信以副朕兼愛南北之意。己酉雷庚戌避正殿。減膳詔中外指陳闕失。乙卯劉伯正罷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其隱默充位也。詔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李性傳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召提舉鴻慶宮李韶權禮部尚書入見。疏曰陛下改異政權竝進時望天下孰不延頸以覲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隱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見不惡聞過不諱直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安危反覆手爾。今土地日蹙人民卷敗兵財止有此數旦旦而理之不過椎剝州縣股削里閭就使韓白復生桑孔繼出能爲陛下強兵理財何補治亂安危之數況議論紛然賢者不肖苟容而去不肖者反因是以媒其身此君子小人進退機括所係何不思之甚也。聞之道路德音辱下昆蟲草木咸被潤澤恩獨不及一朽齒威斷一出公卿大夫莫敢後先令獨不行於一老媪大小之臣積勞受瘁皆得以延於世而國儲君副社稷所賴以靈長獨不早計而預定何耶。又疏乞歸不許擢翰林學士。二月戊辰詔哈罷科糴但令依時輸納量革吏姦使民樂輸。此後仰常切遵守永無科糴犯者以違制論。甲戌呂文德敗蒙古兵於五河復

其城詔進二秩。壬辰太白晝見經天。三月庚子以殿中侍御史鄭宗言命有司舉行溫大雅程以升吳淇徐敏子納賄之罪仍降詔曰時方多事念未能蠲租減賦而吏之不良乃肆貪虐或有前期預借或抑配重催或斛面取贏或厚價抑納股毒害民朕深憫焉可令監司常切覺察務蘇疾苦而消愁歎倘隱而不聞公論所指必罰無赦。甲辰右曹郎中吳中良進對言鹽楮事帝曰鹽楮誠今日急務中良曰舊行官販商賈坐廢近日罷官販還客販然尚恐貼納太多商賈未便願與大臣熟議。出十七界楮幣百萬下淮東犒水陸戰守諸

軍。壬子禁淫祀。癸丑殿中侍御史鄭宗請括淳祐

初所辦糴本鹽可以資糶又省括楮從之。丁巳刑部

侍郎趙以夫入見言國本帝曰此事實不可緩以夫曰

臣編類仁宗高宗兩朝定儲本末具載諫疏及舉行次

第庶幾成憲昭然可以早定大計。己未駕部郎官江

萬里言端平更新因及元祐更役法事帝曰祇因太驟

耳萬里對曰君子祇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帝曰元祐

君子亦自相攻萬里曰此小人所以得乘閒而入今收

召未多恐元氣不壯無以勝邪氣全在陛下把握耳前

者端平之初把握不定故改更不過如紹聖耳今第二

番把握不定更無復新之日矣帝首肯萬里又言二相
邊遜太過中外皆無精采帝復旨之辛酉詔陳畏葉
武子年高德粹請邊可嘉其以畏爲集英殿修撰武子
祕閣修撰以劉伯正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權吏部侍郎王伯大入對言史嵩之獨相時鄭起潛濮
斗南專失人心帝曰數人佗爾許刻薄事伯大又言國
本帝曰朕置小學正爲此夏四月癸未以呂文德爲
樞密副使依舊淮西招撫使知濠州丙戌詔劉虎蕭
均趙邦求夏臯各進一秩賞清河漣泗招信捍禦之勞
也命呂文德依舊節制濠豐壽宿亳等郡軍馬杜範
以觀文殿學士致仕丁亥範薨範清修苦節室廬僅蔽
風雨身若不勝衣至臨大節則資育不能奪尋贈少傅
諡清獻戊子詔李曾伯余玠董槐孟珙王鑑職事修
舉加曾伯奎章閣直學士槐進秩珙鑑進二秩竝因其
任五月丁未趙葵言諸處江防極爲疎陋請下沿江
制司及副司江南江西帥司湖廣總所兩浙漕司許浦
水軍司共造輕捷戰船剗置遊擊軍強壯三萬人分布
新船以備緩急從之詔太常少卿王萬立朝譽謬古
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清家貧母老朕甚念之特贈
集英殿修撰仍撥賜官田五百畝封椿庫十八界楮幣

五千貫以贍其家。六月丙寅，以旱決中外繫囚。甲申，左司諫謝方叔請早定國本，仍錄進司馬光范鎮建議始末，帝嘉納。丙戌，兵部侍郎徐元杰暴卒。史嵩之既去，元老舊德次第收召。及杜範入朝，復延元杰議政。多所裨益。會元杰將入對，先一日謁范鍾歸，熱大伦夜四鼓，指爪忽裂以死。三學諸生相繼伏闕，上言咎小人傾君子者，不過使之死于蠻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外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鞠治，然獄迄無成。癸辛雜識云：嵩之之起復也，匠監徐元杰攻之甚力，遂除起居舍人，國子祭酒，仍攝行西掖事。未幾暴亡，或以為嵩之毒之而死，俾其妻申省，以為口鼻拆裂，血流而腹脹，色變青黑，兩臂皆起黑泡，面如斗大，其形似鬼，欲乞朝廷主盟，與之伸冤。侍御鄭棠率臺諫共為一疏，少司成陳振孫察官江萬里並有疏，遂將醫官人從廚子置獄，令鄭棠督之，竟不得其情，止以十數輩斷遣而已。又云：黃濤除宗正少卿，疏言元杰止是中暑之證，非中毒也。元杰之子直諒投匭叩闕，力辨濤遂被劾云。是元杰之死當時已有兩說，今從宋史。劉漢弼亦每以姦邪未盡屏汰為慮，先以腫疾暴卒。太學生蔡德潤等七十三人叩闕上書訟冤。時杜範入相八十日卒。漢弼元杰相繼暴卒，時謂諸公皆中毒，堂食無敢下筯者。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嵩之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能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漸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薦舉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丁艱未幾遽被

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丁艱未幾遽被

起復者有之、偕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醲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竭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聞苞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至今日而壞極矣、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者川蜀不守、議者多歸過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敵、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范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襄、不此之圖、盡捐藩籬、淡入堂奧、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矣、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飢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蓋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州之路稍警、則江浙諸路焉得高枕而臥、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

續資治通鑑 卷二百一十一
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以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徒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爲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羣小悉召在野之君子相與改絃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其見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草薰猶同器鴛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亾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 范鍾進召試館職二人帝思徐霖之忠親去其一易霖名及試則曰人主無自強之心大臣有患失之心故元良未建凶邪未竄擢祕書省正字鍾所以不敢舉霖畏嵩之復出也 秋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甲午避殿減膳訓飭近臣 辛丑以常潤大旱命有司舉行郵政 乙巳出封椿庫楮幣賑臨安細民 己酉詔劉伯正金淵落職罷祠從監察御史劉應起之言也 庚戌進鄭清之爲少傅 乙卯詔徐元杰鳴陽之鳳劉漢弼觸邪之豸天不愍遺奪我忠臣漢弼母老元杰子弱一貧皆同朕甚憫之各賜官

曰故曰思豈如帝
之老信行四時比道

臣大臣壽教亦有
中而不知者之所
能與知也哉如帝者
傳所謂見賢而能
舉見不賢而不能
與夫言君之亡國一
軌轍而喋能論聖
賢備已治人之方假
道之魁首也畢生於
此實不知持擇累
載之使人憤厭豈謂
人主道學當如是也
邢

田五百畝新楮五千緡以見朕懷賢不已之意 蒙古
察罕會張柔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八月戊辰以河南
諸郡秦琳等八人連年在邊戰守宣勞各進一秩添差
淮東西兵職有差 詔求通天文歷學之人 丙申詔
申嚴預借重催取贏抑配之禁令監司覺察毋害吾民
九月癸巳朔詔濮斗南夏降兩官文虎葉賁各降一
官項容孫落職罷祠以右正言鄭宋言其附麗權相也
己酉朝獻景靈宮庚戌朝獻太廟辛亥大饗于明堂
奉太祖太宗寧宗竝配大赦 冬十月壬午主管官告
院莊同孫進洪範五事箴帝曰五事當於敬字上用工
夫讀至思箴帝曰五事以思為本 十一月乙未鄭清
之乞歸田詔不許 壬寅詔更奪林光謙三秩徙居衡
州奪袁立孺宣璧王至一秩劉棫施逢辰劉附兩秩以
監察御史江萬里言其貪職及依憑權門也 甲辰范
鍾請老不許 以禮部尚書陳鞞為端明殿學士同簽
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壬戌朔以祈雪詔大理寺三衙
臨安府兩浙州軍并建康府繫囚杖以下釋之 丙寅
詔昞據太史奏來歲元旦日有食之方歲序之夏端值
太陽之交蝕凜然譴告震于朕心嘗觀祖宗盛時或有
此異上下之間益相倣懼今宜講求實政凡可以銷弭

災異者次第行之毋爲具文以稱朕祇畏天戒之意
戊寅詔太史來歲正旦太陽當食皇天示儆避正殿減
常膳求直言朝廷百司講求闕政寬民力卹軍旅緩刑
獄問疾苦輯流民凡可以銷災變者毋匿厥指共圖應
天之實元旦百官免朝賀右補闕程元鳳論格心之
學謂格士大夫之風俗當格士大夫之心術人以爲格
言己卯以游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李性傳同知樞
密院事鄭清之爲少師依舊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
請賜第行在時清之子士昌追逮詔獄有論言其死者
清之造闕號泣請於帝帝命復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
侍養行在起居郎程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穢姦
宄雜糅恐其積習沈痼重爲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少
慰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人以公
許疏示清之乃止詔兵財係乎國命強兵之事趙葵
主之財用之計陳鞞理之二相則總大綱而中持其衡
以共濟國事從江萬里之言也嗣沂王貴謙嗣榮王
與芮竝加少保癸未李性傳除職予郡
淳祐六年蒙古定宗元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以陳鞞
言置國用所命趙與憲爲提領官權兵部尚書李曾
伯應詔上疏備陳先朝因天變以謹邊備圖將材請早

易園寄又請浚泗州西城。秘書省正字徐霖疏曰：日陽類天理也。君子也。吾心之天理不能勝人欲，朝廷之君子不能勝小人宮闈之私昵未屏，瑣闥之姦邪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精祿感浹，日爲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祕書郎。通判潭州潘枋上封事曰：熙寧初元日，會詔郡縣掩骼，著爲令。今故濟王一抔淺土，其爲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葬，不報。祕書郎高斯得上言：大姦嗜權，巧營奪服。陛下奮獨斷而罷退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陛下苟行其言，亦足以昭示意向，渙釋羣疑。乃一切寢而不宣。閱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誨姦，俾於襲絰之時，妄致挂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又有姦人陰爲之地，是以譌言竝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又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乃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恥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內降當執奏，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當裁抑，則不從中覆而遽命。嫉正庇邪，喜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陛下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又言：僂僂側媚之人，尤足爲清明之累。腐夫巧讒妖嬖，旁通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

存者幾希矣。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洗濯磨淬，思所以更之，乃徒立虛言無實之名，而謂之變化。此天心之所未當，大異之所以示儆也。帝嘉納。致異恥堂集所載封事語多齟齬及今從宋史節書之。宋史分疏其事，以大姦為指，史嵩之、大臣為范鍾，謂其時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故斯得及之也。案是時游侶為右丞相，則非鍾獨當國矣。今刪去。二月壬戌，金部郎官王佖言：人主論相當取其格心，不可取其阿意。帝然之。戊

辰，范鍾再乞歸田，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時游侶與鍾不協，故力求去。尋以高斯得之言罷之。時鍾方坐相府，臺吏以牒呼而出之。辛未，命提舉洞霄宮，任便居住。從所乞也。壬申，雪，蠲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并屬縣

點檢贍軍酒庫所贓賞錢，以雪寒，出封樁庫十八界楮幣十萬緡犒三衙諸軍。乙酉，宗正少卿張璠言：治兵理財當為一事。璠又言：先朝蘇頌、傅堯俞皆不受宣諭事，帝悚聽然之。詔三衙諸軍月支銀，竝倍給。夏四月辛酉，太白晝見。戊寅，殿中侍御史謝方叔左司諫

湯中請旌異朱熹門人胡安定。攷異：胡安定全文倫胡鑑，改倫胡瑗，後編已辨其誤。呂壽、蔡模以勸後學，竝詔補迪功郎。添差本州教授，仍令所屬給札錄其著述，并訪以所欲言。甲申，詔曰：朕臨朝願治，每念乏才，有意佗成。既親扁題，分賜諸學，竝賜諸生束帛，以示激勵。其令三學官於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一十一
前廊長諭及齋生中公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別議旌賞京學知之。閏月乙未，資政殿大學士徐榮叟薨，輟視朝一日。戊戌，呂文德言：今春北兵攻兩淮，統制汪懷忠所至逆戰，將士陳亾者眾，詔給緡錢恤其家。癸卯，余玠言：北兵分四道入蜀，將士捍禦有功者，輒以便宜推賞，具立功等第，稍轉官資以聞，從之。己酉，祕書丞王璞言：杜衍封還內降事，帝曰：朕嘗諭大臣聽其執奏矣。庚戌，刑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魏峻言：人主震服天下，曰斷而已。帝曰：謀之欲同，斷之欲獨，若以大公至正行之，則斷在其中矣。五月庚申，詔賈似道任責，摺置淮西山寨城築。丙寅，吏部員外郎李昉、英言：內小學事，帝曰：朕於小學之教甚畱心，昉、英又言：漢末宦官之禍，帝曰：固當防微杜漸。庚午，詔學校明倫之地，諸生講明，不負教育，朕用嘉之，爰命有司舉其高弟，而合詞控免，陳義凜然，朕重違本心，姑徇所請，以成其美，所有束帛，不必控辭。甲申，詔權知高郵軍兼淮西提刑蕭逢辰進一秩，旌其買馬修城畱意戰守也。詔決繫囚。六月戊子朔，詔從事郎傅實之、迪功郎林公遇，竝特改京秩，仍給札詢所欲言，以都省言其杜門樂道，搢紳高之也。戊戌，著佺佐郎兼權禮

部郎官高斯得言學校以小過觸雷霆威帝曰本是小事但不當率眾出見宰執斯得曰學校固不爲過但恐姦人因此動搖局面關係不細帝然之斯得又言羣臣罷雜宮禁奇袤黷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顧乃并包兼容之意多別邪辨正之慮淺憂讒避譏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忠微遂使眾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覷之漸設有不幸變故乘之使宗社有淪亾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民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欲潔其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於是朝署惡之者眾旋出知嚴州斯得祈祠不許丙午以禱雨詔中外決繫囚杖以下釋之臣僚言早勢可慮請分命臣僚徧禱羣望仍令有司疎決淹獄及下諸路勸諭富家接濟細民以弭盜賊從之王子以陳韓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乙卯臺臣言李鳴復劉伯正進則害善類退則蠹州里詔削秩罷祠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賜進士第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糧餉等事

宋紀一百七十二

起柔兆敦牂七月盡屠維
倫噩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淳祐六年

蒙古定宗元年

秋七月壬戌泉州饑州民謝應瑞自

出私鈔四十餘萬糴米以賑鄉井全活甚眾詔補進義

校尉 蒙古自太宗殂後諸王近屬自相攻戰國內大

亂是月太宗六皇后會諸王百官奉皇子庫裕克即位

于昂吉蘇默托里

舊倫汪吉竊滅禿里今改

之地朝政猶出于后庫

此節可參一編惟宋
積弱僅自保向使英
明之君能降伏主以
為光鋒收復諸地各
言順師自任可恢復
故疆庶幾似朝朝
堂壽級心良之大好主

裕克太宗長子也時諸王不服將謀不軌會雷雨大伦行營水渌尺遂各散去 蒙古命中書令楊惟中宣慰

平陽時斷事官色珍舊作斜 徹今改橫恣不法惟中按誅之

蒙古諸勳貴分封山東者以東平行臺嚴忠濟總一方

之政頗不自便及蒙古主新立皆聚闕下復欲剖分東

平地時眾心危疑將俛首以聽左右司郎中王玉汝力

排羣言事得已 八月庚寅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暫

兼權禮部右侍郎趙汝騰言北司專權帝曰近頗戢之

汝騰又言不當調護言官帝曰近日少有調護者 已

西以太府少卿劉克莊為祕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

官實錄院檢討官 辛亥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兼

諸王宮教授蔡抗奏對言正心事帝曰紀綱萬化實出

於心抗又言內降斜封之弊帝曰已許大臣執奏矣抗

又言宗社大計帝曰祖宗朝亦是晚年方定抗言祖宗

時定名號雖在晚年而定計乃在一二十年之前此事

最忌因循帝然之 蒙古耶律鑄嗣其父楚材領中書

省事上言宜疎禁網因采前代德政合於時宜者八十

一章以進 蒙古以溫都爾行省事於燕京與劉敏同

政 九月丙辰朔祕書省正字林希逸請信任給諫帝

曰臺諫給舍之言朕無不行希逸又請早決大計以慰

二

人望帝納之。丁巳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夔路策應大使兼江陵府孟珙卒。初珙招中原精銳萬五千餘人分屯漢北樊城新野唐鄧間。皆百戰之士。號鎮北軍。駐襄陽。及王旻李虎軍亂。鎮北亦潰。珙乃重購以招之。降者不絕。蒙古行省范用吉亦密通降款。以所受告命爲質。珙白於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遂發病。是月朔大星隕於境內。聲如雷。卒之日。大風發。屋折木。珙隨父宗政立戰功。忠君體國。善撫士。卒軍中。參佐部曲議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眾志皆愜。建旗鼓。臨將吏。面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遠

房君亂朝十城二臣
不之出王之誅焉

聲色薄滋味蕭然若事外。追封吉國公。諡忠襄。戊辰。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仍暫兼權沿江制置副使。湖廣總領。尋兼京湖屯田使。冬十月庚寅。詔以嗣榮王與芮子孟啟爲貴州刺史。入內學。蒙古主命察罕拓江淮地。十一月庚申。詔昨令三學各舉經明行修氣節之士。而諸生合辭控免。秉義甚高。其令在籍諸生。竝赴來年省試。一次臨安府學長諭亦如之。以稱搜羅之意。丁丑。以雪寒出封樁。庫楮洛。賑臨安府細民。辛巳。以前四川制置陳隆之。抗敵死難。特贈徽猷閣待制。於合得延賞外。更官其二。

子。殿中侍御史謝方叔言豪強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不可。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內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夫百萬生靈。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產。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產于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內。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孰若捐金助國。以紓目前。宜諭二三大臣。撫臣僚論奏。付之施行。定經制。塞兼并。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搖初意。大臣勿避仇勞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十二月癸巳。詔侍從臺諫各舉堪闡寄及餉事者。述其才器勞績以聞。史嵩之服除。有進用之意。乙未。詔史嵩之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殿中侍御史章炎正言李昉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嵩之無父無君。醜聲穢行。律以無將之法。罪有餘誅。請寢宮祠削。

官遠竄翰林學士李韶與從官抗疏曰春秋桓公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春秋之初無君無親者莫甚於鄭莊不聞以其嘗爲王卿士而薄其罰今陛下不能正姦臣之罪其過不專在上蓋臣等百執事不能輔天子以討有罪皆春秋所不赦請斷以此義亟賜裁處丙申諸司糧料院章鑑進對言玩諫事帝曰朕於臣僚論事未嘗不見施行鑑又言儲才帝曰人才須是養之於平時臨事方得其用先是金將武仙敗死餘黨輒入太原真定間據大明川用金開興年號眾至數萬剽掠數千里蒙古主命諸道兵討之不克楊惟中仗節

開諭降其渠帥餘黨悉平蒙古東平萬戶嚴忠濟襲爵數年怠於政事任用姦佞經歷李昶曰比年來裘馬相尚飲食無度庫藏空虛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恐或生變惟閣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朴素損騎從省宴游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彌未然之禍時蒙古裁抑諸侯法制寢密忠濟縱侈自若昶以親老求解職不許旋以父憂去官蒙古萬戶史權等侵京湖江淮之境攻虎頭關寨進至黃州

淳祐七年蒙古定宗二年春正月乙卯朔詔皇姪孟啟特授宣州觀察使建資善堂于內小學置直講贊讀二員以年

罪已之言屢出而自
實之語隨之而為
足文外飾何益有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一十二 五
稚權就王邸習訓。詔曰：間者任用非人，不能秉禮懷
義以輔朕，顧乃陷於匪彝，敗俗傷教，朋淫肆欺，羣議全
涌。由朕不德，朕甚愧焉。天誘之衷，豁然大悟，亦既紉去
其黨類，史嵩之已俾致仕，以示朕決不復用之意。搢紳
士大夫交泰迭諫，惻惻款款，以陳于前，忠愛備至。朕思
所以為自強之計，百爾執事，亦宜相戒，以實克去。己私
丁卯，詔戒敕州軍縣鎮，不許因誕節賜宴，多殺物命。
一遵景祐三年詔書，仍刻石所在放生池。戊寅，詔准
浙發運司給米二萬石，濟建寧邵武諸郡被水之民。
李昉英疏劾臨安尹趙與憲，語侵執政。章炎亦劾執政。

帝怒昉英，并及炎。鄭宋覘知帝意，乘間劾炎。昉英又嗾
同列再疏以劾炎，屬黃師雍毅然不從，獨疏論葉闓闓
乃與憲之腹心也。未幾，炎、昉英皆罷去。宋於是薦周坦
葉大有入臺。二月庚寅，都省言淮安縣主簿周子鎔
遭李全之變，陷北十有六年，數以敵謀密聞邊閫，拔身
來歸。詔特改朝奉郎，與陞擢差遣。丙申，詔四川沿邊
州縣官任滿日，轉循官資有差，從制臣請也。己亥，以
貴妃賈氏薨，輟視朝二日。乙巳，翰林學士李韶屢疏
請老，授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丁未，令封椿
下庫支會子十二萬貫，付淮西安撫司造船。壬子，詔

改潛邸為龍朔宮。出封樁庫十八界會子五萬貫付臨安府。津遣三邊請舉士人歸里。以不允所乞省試故有是命。侍御史周坦劾禮部侍郎程公許出知建寧府。鄭清之因公許繳其子士昌之命。恚甚。數於經筵言其短。坦妻與清之妻善。承其指。入臺。即首劾公許。鄭案又劾之。公許落職。先是江萬里勾祠省母。不許。萬里使其弟奉母歸南康。旋聞母病。不俟報馳歸。至祁門聞訃。忌萬里者相與騰謗。謂萬里母死。祕不發喪。反挾妾媵自隨。周坦劾之。萬里坐廢。蒙古呼必賚受邢州分地。邢當要衝。徵求百出。民弗堪命。僧子聰薦張文謙可用。遂召見。命掌王府書記。言平呼必賚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為甚。盍擇人往治之。於是乃選烏托劉肅李簡三人至邢。協心為治。戶增十倍。由是呼必賚益重。儒士實自文謙發之。蒙古以孟克薩爾舊作忙哥撒爾今改為斷事官。孟克薩爾嘗從諸王莽賚。扣征奇徹身先諸將。及以所俘寶玉頒諸將。則退然一無所取。莽賚扣甚重之。至是為斷事官。剛明能舉其職。三月甲子。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姚希得言。李韶老成有德望。宜畱奉內祠。侍經幄。戊辰。詔李韶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是春蒙古張柔攻泗州。旋還屯杞。帳下吏瓜勒

用。遂召見。命掌王府書記。言平呼必賚曰。今民生困敝。莫邢為甚。盍擇人往治之。於是乃選烏托劉肅李簡三人至邢。協心為治。戶增十倍。由是呼必賚益重。儒士實自文謙發之。蒙古以孟克薩爾舊作忙哥撒爾今改為斷事官。孟克薩爾嘗從諸王莽賚。扣征奇徹身先諸將。及以所俘寶玉頒諸將。則退然一無所取。莽賚扣甚重之。至是為斷事官。剛明能舉其職。三月甲子。知大宗正丞兼權金部郎官姚希得言。李韶老成有德望。宜畱奉內祠。侍經幄。戊辰。詔李韶依舊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是春蒙古張柔攻泗州。旋還屯杞。帳下吏瓜勒

佳顯祖

瓜勒佳舊作夾谷今改

得罪亡走上變誣柔蒙古主命執

柔以北大臣多以闔門係柔者卒辨其誣顯祖伏誅

夏四月辛卯以旱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庚子以

刑部尚書王伯大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翰

林學士知制誥吳潛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辛丑以鄭清之為太傅右丞相樞密院使越國公游

侶罷為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或請更化改

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

非古不因易相而為之乃止以趙葵為樞密使兼參

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兼知建康府陳韡知

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用鄭清之薦也

庚戌以禱雨未應調大理寺三衙臨安府屬贓罰錢

王子廣西漕臣劾貴州守臣陳鑑迫脅考試私取士人

壞科舉法詔再鐫一秩勒致仕五月甲寅詔武功郎

揚州寧淮軍統制張忠戍守浮山手搏敵帥俱死于水

特贈武略大夫更官其一子乙卯以禱雨未應詔諸

路錄囚己未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己巳詔賜兩

淮京蜀曾經戰爭之地田稅三年其宿逋悉除之王

申吳潛兼權參知政事六月癸巳賜進士張淵微以

下五百二十七人及第出身淵微等以闕雨請免瓊林

賜宴 丙申詔求直言弭旱改異宋史本紀倫五月徐乙亥今從宋史全文

霖應詔言諫議大夫鄭宋不易則不雨臨安尹趙與憲

不易則不雨不報遂引去改異徐霖之去因陳言不報而癸辛雜識以為由於爭徐

元杰之獄蓋傳聞之異帝遣著倫郎姚希得畱之不還

御筆改合八官迺改宣教郎霖屢辭曰向為身死而不

敢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眩於生平失其本心何以

暴其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即有敗則自陷於

垢汙矣 時鄭宋趙與憲及周坦葉大有監察御史陳

垓相合為一唯黃師雍孤立宋惡之尤甚思所以去師

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應詔陳言者多指宋坦為致

災之由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偽撰匿名書

誣子才鉞等師雍詣御榻前力辨謂匿名書條合所禁

非公論也不知何為至前因發其偽撰之迹適鉞疏譽

師雍宋迺以鉞附師雍上聞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

甲辰出豐儲倉米三十萬石以平糴價 巳酉詔旱勢

日甚兩淮襄蜀及江閩內郡間因兵寇遺骸暴露感傷

和氣令所屬州縣收瘞之 詔京湖北路副總管王英

歸順進秩二等 秋七月蒙古主西巡太原萬戶郝和

尚朝於行宮賜銀萬錠辭曰賞賚過厚臣不應獨受臣

積微勞皆將校協力也遂奏將校劉天祿等皆賜之金

意所不安惟官之不
得許亦時有陸士
三公奉者朝廷初
不許辱上乃許是致
是致又在朝廷無
把把致致此頁二三後
則不許許他後為得
宜令官之而下之制
也

銀符或異宋史郝和尚巴圖傳以朝定宗為甲辰年事然甲辰年定宗未即位也傳以遣還治太原為戊申事則入朝當 丙辰詔荆鄂都統司聽荆湖制帥司
節制池州建康鎮江府都統司並聽沿江制司節制許
浦都統司改聽興國蘄黃安慶四郡節制從督視趙葵
之請也 庚申安慶守臣歐陽頤以改差輒之任詔削
官二等令憲臣謝獻子領郡 詔辭免除授實為繁文
除侍從臺諫給舍兩省左右史以上許辭免餘官不許
乙丑吳潛罷知福州以周坦劾之也 丁卯以別之
傑為參知政事諫議大夫鄭宋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
樞密院事 癸酉詔賞浙東西福建路監司州郡所申

官士之家濟糶者凡九人補轉官資有差 鄭宋之入
政府也不為公論所予太常博士牟子才疏言陛下欲
畱徐霖霖所論劾者趙與憲鄭宋也二人之中宋尤無
恥請先罷之八月甲申鄭宋罷子才又論鄭清之不當
引史嵩之黨別之傑其政復為書抵清之以孔兗張禹
切責之清之愧謝 丙戌詔戶部嚴革諸路州縣增收
多量苗米之弊 辛卯詔石鈞陳大任王方烈各鑄一
秩以其誣平民為重辟謝思久張懋各進一秩旌其平
反之功從湖北憲臣之請也 己亥以秋風已勁邊備
當嚴浙右四郡密邇行都魏村福山柴墟一帶宜預為

之備詔守臣條具措置 辛丑詔前通判彭州宇文景
訥罵賊而死贈官二等仍與一子下州文學 壬寅詔
監司守臣宜亟講荒政以賑乏絕稅租有合蠲減者核
實以聞 甲辰高定子薨輟朝一日贈少保 是月蒙
古主命蒙古人戶每百人以一人充巴圖魯 九月丙
辰詔命官該赦陳乞改正不拘期限今後赦條刪去隄
一年內四字從左司陳元鳳之請也 丁巳詔改尚書
省提領鹽事所為提領茶鹽所 黃師雍與鄭清之故
同舍會師雍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也清之不樂
周坦知之喜曰吾得所以去師雍矣遣其妻日造清之

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欲用師雍為
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乃遷師雍為起居舍
人師雍句去清之猶冀其稍貶師雍曰吾欲為全人終
不屈 蒙古以高麗歲貢不入伐之自後八年凡四易
將拔其城十有四 冬十月辛巳太白晝見 詔京湖
副都統李得討廣東峒寇有功進官一等 癸未朝獻
景靈宮 以嚴州旱詔豐儲倉給米萬石賑糶 丙戌
京湖安撫司調兵平辰沅蠻徭有功總轄張謙統制高
天祐等賞賜有差 巳酉陳垓言格法日壞天下視聽
益不美因條陳添差攝局須入奏辟改任薦舉俗補曠

史考政自辨蠲糶
觀所陳修日時事
概見

職匿過十弊請風示中外從之 甲寅以鎮江府旱詔
兩浙轉運司檢覈蠲租七萬四千石有奇 蒙古括人
戶下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藁城令董文炳俊之子也
使民聚口而居少爲戶數眾以爲不可文炳曰爲民獲
罪吾所甘心民亦有不樂爲者文炳曰後當德我由是
賦斂大減民得富完 十二月壬午以趙與憲爲端明
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 庚寅以近畿旱詔正歲天基
節大宴權免其州郡賜宴務從省約毋得科擾以副朕
敬天愛民之意 辛卯李鳴復薨輟視朝一日 壬辰
詔太學生陳九萬在北十一年脫身來歸條陳敵中事

似禪分商量法亦可
見其英邁氣象

宜有益備禦特補迪功郎 周坦劾黃師雍罷之 蒙
古呼必賚聞真定路經歷官張德輝之賢召至藩邸問
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德輝對曰聖人與天地相
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能行聖人之道性卽在是矣又問
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
季乃所親睹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
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
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呼必賚然之因問德
輝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甚多將如之何德
輝指銀槃喻曰創業之主如製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

而成之。昇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乃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亦恐有竊而去之者矣。呼必資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問農家作苦。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糶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訪中國人才。德輝舉魏璠。元裕。李治等二十餘人。德輝交城人也。

淳祐八年蒙古定宗三年春正月丙子。太常寺言。檢照中興禮

書。四孟朝獻景靈宮。分三日行禮。自淳熙十五年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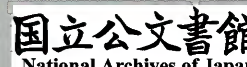
倫兩日。近年諸后殿。多命宰執分詣。如遇車駕。次日親臨。每位三上香。一跪奠。俛伏興。再拜。得禮之宜。從之。

蒙古萬戶郝和尚奉詔還治太原。請凡遠道租稅鹽課。過當者悉調除之。二月辛丑。荆湖帥臣陳韓言。國家

以火德王于火德之祀。合加欽崇。炎帝陵在衡州茶陵縣。廟久弗治。請相度興修。以稱崇奉之意。從之。丙午。

周坦請申明十七十八界會子。竝永行用。以堅民信。左司趙汝暨請更造十九界。太常博士貢洪請不用會子。

停賣鹽鈔。狂言惑眾。宜正妄誕之罪。詔各罷所居官。丁未。監察御史陳垓請宣諭輔臣。申飭吏部。未歷郡者。



不許為郎已為郎者更迭補外未歷縣者必令須入已
 倫縣者須及任滿闕次必依先後毋或改差庶抑僥倖
 以重名器從之 蒙古釋奠孔子廟致胙於呼必賚呼
 必賚問張德輝曰孔子廟會之禮何如對曰孔子為萬
 世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
 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
 如耳呼必賚曰今而後此禮勿廢呼必賚又問典兵與
 宰民者為害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固非輕
 若宰民者頭會箕斂以毒天下使祖宗之民如蹈水火
 為害尤甚呼必賚曰然則柰何對曰莫若更遣族人之

賢如昆布哈

舊倫口溫不花今改

者使掌兵權勲舊如呼圖呼

舊倫

忽都虎今改

者使主民政若此則天下均受賜矣

三月甲寅

督視趙葵上將士泗州解圍之功詔奇功特與補轉
 四官其餘補轉有差其淮西招撫司應援立功將士併
 與比類推賞泗州之圍也前鋒軍統制田智淵父子戰
 死於潮河埧甲戌詔贈智淵父子宮恆其家尋立廟泗
 州賜額以旌忠節 乙亥陳垓言民命與國脈相維獄
 訟不當刑罰不中則無以保斯民之命尚何以保吾國
 之命脈因極言檢覈決獄疏決推勘拘鎖刺環奏裁詳
 覆重勘追證十弊從之 蒙古主殂於杭錫雅爾

舊倫橫相

乙兒之地年四十三葬起輦谷廟號定宗自太宗皇后
今改稱制以來法度不一內外離心至是國內大旱河內盡
涸野草自焚牛馬死者十八九人不聊生諸王及各部
又遣使于諸郡徵求貨財或于西蕃回鶻索取珠璣或
于東海搜取鷹鵠驛騎絡繹晝夜不絕民力益困皇后
立庫春子實勒們聽政諸王大臣多不服夏四月癸
未詔督視趙葵累奏結局朕問勞念功深有勒歸之意
但北兵雖退邊備當嚴夏宜勉畱以副隆委辛卯權
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徐鹿卿言生員李寧先飲酒爭
競見害市人辱學校玷士類由臣誨飭無狀請行罷斥

事連勢要巨橫
一加痛懲使
息其毒殺宜
震怒而皆不
念為昏主不
信
失乎

詔覽卿所陳痛自引咎此固師儒之責但學校規矩久
弛今當申嚴宜自安置帝眷鹿卿甚厚而忌者寢多有
撰偽疏託鹿卿以傳播歷詆宰相及百執事鹿卿初不
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帝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
臨安府梏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鹿卿累疏告老旋致
仕甲午以太常寺奏請景靈宮行事曰請夏定后殿
響禮拜跪之數詔朕祇承宗廟何敢憚勞可一依舊式
乙未朝獻景靈宮丙申亦如之庚子詔臨安守臣
趙與憲充明堂大禮提點事務蒙古張德輝將歸真
定為呼必賚陳先務七事曰敦孝友擇人才察下情貴

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財用呼必資稱其字輝甫而不名賜坐贈賚優渥五月庚戌以闕雨詔錄行在繫日王戌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李桂高進對言淮蜀之險帝曰及此閒暇之時當侖規模備禦督視樞密使趙葵奏乞結局詔候來春入奏癸亥詔趙葵視師于外今已期年忠力具宣威聲綽著既成卻敵之效復宏預備之規肯爲朕畱尤見體國可無恩典少示褒崇特進三秩依前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畱守仍加恩乙丑詔陳躡出鎮南服備殫忠勤軍民安平蠻徭綏輯特進一秩

依前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節度廣西余玠除兵部尙書依舊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仍兼四川總領夔路轉運使賈似道除刑部尙書依舊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使仍兼湖北總領邱岳除兵部侍郎依舊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兼淮西制置使呂文德除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依前係康軍承宣使右領衛上將軍樞密院副都承旨兼知濠州辛未詔西湖北山護國寺後龍洞泉源澄淡靈異感格可賜護國龍祠爲額永充祈禱秋七月辛亥以王伯大爲參知政事應繇同知樞密院事給事中謝

方叔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吏部尙書史宅之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趙與憲資政殿學士與執政恩例提領戶部財用仍知臨安府 丁卯賜洪咨夔諡忠文 癸酉王伯大除職予郡以監察御史陳垓論之也 八月丙戌范鍾乞免祠祿不許丁亥督視趙葵辭轉三官凡六上奏詔不允 戊子以雷州所屯經略司水軍頗橫詔守臣節制 乙未詔王疇夏削官一等正其括田擾民之罪 丙申詔大理寺丞林炎對疏狂妄動搖國本奪官三等押出國門 庚子帝諭輔臣曰所在監司帥守輕行括籍多因細事中以淡文甚

而置之死地往往利其財耳真所謂殺越人於貨至於用刑自有成法今有司率意任情夏不遵守條令凡此皆當禁止可禪明肆赦益加申嚴如有非辜越訴究證得實必論如律 壬寅周坦言明堂肆赦州郡奉行不虔有稽遲隱匿文具三弊宜革去以昭溥博之仁從之 甲辰詔戶部嚴革諸路州縣增收多量苗米之弊高斯得遷浙東提點刑獄劾知處州趙善澣知台州沈堅等倚勢厲民不報 九月己未朝獻景靈宮庚申朝享太廟辛酉大饗于明堂大赦是夕雷 冬十月甲戌朔參知政事別之傑三奏乞歸田里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紹興府 乙亥以應徽謝方叔竝權參知政事 詔
改高斯得江西轉運判官斯得辭免上言臣劾趙善澣
等未聞報可固疑必有黨與惑誤聖聰者今蒙恩除乃
知中臣所料善澣係侍御史周坦之婦翁賊吏之魁錮
於聖世鄭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符沈暨者簽書樞密
院史宅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
者壞法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為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
節若貪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鈍無恥者何異乞併臣鐫
罷以戒奉使無狀者章既上坦自謂已任臺諫而反見
攻徧懇同例論斯得同列難之坦計急自上章劾罷斯
得新任未幾坦亦罷善澣等竟罷去 十一月丙午太
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鄭清之乞歸不許 蒙古萬戶郝
和尚以歲饑出穀千石助國用 十二月辛巳以嚴寒
出封樁庫十八界官楮二十萬令三衙賑軍 是歲蒙
古駙馬蘇布特舊倫速不台今改卒蘇布特佐太祖創業及取
河南定西域功居多後追封河南王諡忠定
淳祐九年蒙古定宗皇
后稱制元年春正月乙巳皇姪宜州觀察使
孟啓特授慶遠軍節度使進封益國公 庚申詔周世
宗八世孫柴彥穎特授承務郎襲封崇義公 詔兩淮
京湖沿江制帥司行下所隸勸諭軍民從便耕種秋成

日官司不得分收。癸亥知臨安府趙興憲請以沒官田五百畝有奇付本府創慈幼局以養遺棄嬰兒置藥局以療閭閻之疾病從之。丁卯許應龍薨諡文簡。己巳范鍾薨鍾爲相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與李宗勉齊名諡文肅。辛未給臨安府官田三百畝付表忠觀以旌錢氏之功德。二月丁亥詔刑部及諸路監司刑獄案卷速與理決仍差屬官往州縣獄審斷毋令姦胥佗弊濫及非辜。庚子鄭清之再乞歸田里詔不許。辛丑監察御史朱景彝言刑獄民命所繫請諭所司刷諸處已奏文案爲隄日處分之。閏月癸

卯朔詔安南國王陳日昉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趙葵視師旣久屢有奏捷帝思所以處之鄭清之曰非使佗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遽引退臣願居左葵居右帝從其言甲辰以鄭清之爲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趙葵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應繇謝方叔竝參知政事陳韓觀文殿大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吳淵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趙希暨端明殿學士知建寧府。乙丑鄭清之辭免太師奏五上許之。三月癸酉朔以衢信州旱給豐儲

倉米五千石賑之。癸未，以賈似道爲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知江陵府。丁亥，詔正陽之月，日有食之，史官先期以告，朕祇畏天戒，不遑寧處，可因二十一日爲始，避殿減膳徹樂，益加內省，凡爾在列，各務交修，以輔不逮。癸巳，詔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己亥，詔增通泰揚真和州安慶府解額。四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丙午，詔邱岳闡職修舉，除寶章閣直學士，依舊淮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淮西制置使。辛亥，以福州應天啓運使寅奉祖宗神御事體至重，可令西外知宗兼領，免差內侍，永爲定式。己未，羣臣三上表請

御正殿復膳從之。己巳，鄭清之屢疏乞骸，因奏時事十難，曰：重相權，曰：疑國是，曰：用人才，曰：足兵食，曰：守法度，曰：革弊蠹，曰：布公道，曰：去貪賊，曰：理財用，曰：節冗費，詔獎留之。五月甲戌，浙西帥臣趙與憲言：本司措置鹽課，請自淳祐九年爲始，歲舉職司賞員及職令狀各一，以厲官屬從之。己丑，右丞相趙葵辭新命，詔敦趣上道。六月丙寅，詔邊郡各立一廟，以褒忠爲額，凡前後沒于王事，忠節顯著之人，竝祀之。郡官春秋致祀。八月庚子朔，同知樞密院事史宅之辭免兼提舉財用，詔不許，仍趣條具以聞。丁未，詔步軍司支遣匱乏，每

年於豐儲倉給米三千石封樁庫給官會二萬貫助其
 贍軍 辛亥詔趙葵除拜已久告假將滿今聞欲還長
 沙可令沿江制臣疾速差官邀止不許般挈為歸計仍
 令吳淵宣諭赴闕 乙卯廣東提舉司言知潮州海陽
 縣陳純仁築堤護田甚廣詔進官一等 丙辰趙與篤
 辭免摺置戶部財用詔不許 戊午詔今春北師侵邊
 呂文德指授將士累策奇功進官二等 庚申知安豐
 軍邢德知壽春府劉雄飛有謝步之捷詔各進官一等
 九月丙子提領戶部財用趙與篤創置新倉三百七
 十萬間貯米一百二十萬石請以淳祐為名及照豐儲

復開儲財年
 慈高子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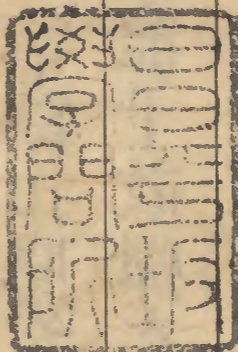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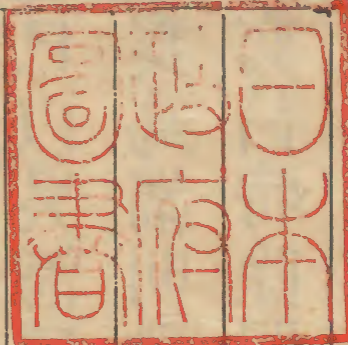
此有兩清石如簡如向
 片皮之持者帝之道學
 溺也乃爾所謂
 已天唯付誤初守
 猶言人尚三虛不免
 李贊錢

倉例碎官四員從之 乙未婉容閻氏進封貴妃 丙
 申太常少卿暫權給事中盧壯父繳回內降所除吳沂
 直祕閣王國壽軍器所幹官錄黃從之 冬十月庚申
 參知政事應繼屢疏乞歸不許尋除資政殿學士知平
 江府 詔臨安府諸路提刑司嚴居民銷鑿見錢私鑄
 銅器之禁仍下殿步司一體施行 癸亥賜宰臣執政
 講讀修注官宴於祕書省 甲子四川制置使余玠請
 交引以十年為界從之 丙寅肇慶府高要縣令李元
 璜貪酷顯著詔削官三等勒停 壬午詔隆冬嚴寒軍
 人可念出封樁庫錢十八界會子二十萬貫賑之 癸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七十二
未詔決中外繫囚杖以下釋之。甲申，調大理寺三衙
臨安府屬縣見監贓賞錢。丁亥，浙西帥臣言金山水
軍統制陳霆貪酷激變，詔追毀出身文字，拘鎖沿江制
司籍其家。是月，婺州權守臣鄭士懿言承務郎趙希
禔及其子與志與慙同惡相濟，藏盜賊奪民財，挾弟希
禔目睛碎叔祖彥璋寶貝棄祖母骨殖，搥叔枚夫手指，
威使惡黨殞姪崇縵之命，絕滅綱常，傷殘骨肉，詔希禔
追毀出身文字，押送西外宗司拘鎖，與志與慙分移千
里外州軍居住。十一月丙申，詔都省風厲中外，應今
後士庶上書，其言真有益於國者，必加精采，倘涉私邪，

史正同模樣

朋姦罔上，妄肆雌黃，當嚴加究問，以諫臣言譁徒吻士
結黨扣閣，簧鼓是非，為撓利之計，故也。時臺綱不振，嬖
寵干政，彈文及其私黨，則內降聖旨，宣諭刪去，謂之節
帖。臺諫不敢與爭。十二月己亥，以董槐兼侍讀。乙
巳，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禮部尚書徐清
叟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己酉，詔皇后兄謝
奕昌特除開府儀同三司，依前保寧軍節度，充萬壽觀
使奉朝請。壬子，史宅之薨，輟視朝一日。蒙古陞太
原萬戶府為河東北路行省，仍以郝和尚為之，許偃宜
從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十二

文化甲子



